

唐安德

圣母信仰旅程

福音中的玛利亚



Copyright: Publisher Cittadella 亚西西城堡出版社

目录

序言

没有光环的瞬间

简介

我们的姐妹玛利亚

纳匝肋还能出什么好事

没有婚礼的婚姻

来自玛窦福音的玛利亚

若瑟的悲剧

黑落德的朝拜

来自路加福音的玛利亚

亵渎的提案

恶毒的圣母赞主曲

匝加利亚的悔改

很多人的救世主

不再有宗教

绊脚石

冲突开始

肋旁的手指

来自马尔谷福音的玛利亚

耶稣被捕

玛利亚之子

来自若望福音的玛利亚

美酒与荣耀

玛利亚的时刻

结语

最后的祝福

缩写

“荣福童贞玛利亚
在信仰旅途上前进，
忠实地保持了她和圣子间的契合，
直到十字架下”

（教会宪章 58）

序言

没有光环的瞬间

成书之前，这些文字以标题的形式发表在“圣母无染原罪骑士”上，那是“圣母无染原罪军队”的官方月刊，1917年由圣马克西米利科尔贝在罗马成立的玛利亚运动。

我相信阅读“骑士”和“军队”的读者都经历了过敏的症状。最初时，我也是一样。之后，在可贝尔神父的会议上，这让我反省了鲁米教授的一些看法。他问道：我们是否要废除前面几代人给我们制造的摆在我们面前的宗教形式？我们是否肯定那些观点不如我们的观点有品质？这些问题有一定的治疗作用，他们及时阻止了我的过敏。

总之，来自圣马克西米利科尔贝的这个运动是在良善（圣母无染原罪）打击邪恶（团结精神）的意图上诞生的：一个更有效的策略，其特殊性超越了语言。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起的这场勇敢和顽强的“战争”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波兰和日本成为舆论的焦点，尤其是1941年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殉道成为他生命的冠冕。他安静忠诚的结束了他的一生，之后留下了一个大多为女性的狭小人际圈子，转变为虔诚的“骑士”与科尔贝神父的计划和意向决然而立。

这个改变不是圣母无染原罪和圣马克西米利安奉献者的专属特权，但是“来自圣经的一些说教和某些歪曲的宗教习俗”在教会内更广泛地传播开来。Alberto Maggi 唐安德神父在他的序言中写道，他们忽略了梵蒂冈第二次会议的指示‘真正的熱心既不在於一時的、空虛的感情衝動，也不在於一種毫無根據的輕信妄念，而是來自真純的信仰，由此信仰引領我們體認天主之母的卓越尊位，效法她的德表（教会宪章，67）’”。

一位著名的圣徒，教会的博士，肯定不会怀疑天主之母的奉献，德兰里斯，说：“在教会里，不应该相信玛利亚不真实事情的叙述和有关童贞玛利亚不真实的布道，为了结出果实，应该表现出她真实的生活，那是在福音中窥见的，而不是在生活中想象的。在纳匝肋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清楚地

看到她的生活，一定是为了所有人的益处”。

当我的上司们建议我负责科贝尔神父在国家层面成立的运动时，出现在我脑海里的第一个名字就是 **Alberto Maggi** 唐安德神父，他是我认识的人，但最重要的是我熟悉他的著作，他的风格直接、有效、富有创造性、挑衅性，他的方式更接近圣经，产生让人爱上主天主话语的效果。

我必须承认，关于他的沟通能力我有一些保留意见，但是他愿意为我介绍的可怜的“士兵”与“骑士”花费时间。

“你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风险吗？”这是他的第一反应。我更感兴趣的是从圣经出发他对圣母玛利亚的反思，而不是某几个读者的反应。

我想要“那一刻”的玛利亚，就像唐托尼诺·贝克所表达的令人难忘的美妙歌剧，“除去光环不是不尊敬而是因为我们想要看到你美丽的头颅。如果我们关掉了头上的聚光灯，是因为我们能更好的衡量天主的全能，肉体背后隐藏的生命泉源。”

就这样开始了与 **Alberto Maggi** 唐安德神父“圣母无染原罪骑士”的合作，将他每月发表的这些文章组成了这本书。

我遇到过很多人因着他讲论天主之母的方式直接被征服，最终认识了那位“为了所有人的生命”的女人，她成为出色的不是因为她的特权，而是因为她对主的信仰。

我也遇到（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很少，事实上）过动机完全相反的人的反感。

现在我们生活在这些二元论的阵列中，尽管那些不同意的人，总是想要压制和让我们保持沉默，没有意识到应该尊重那些找到原因进行反思、开放的人，尤其是对童贞圣母玛利亚的爱和新的发现。

圣马克西米利安关于无染原罪圣母玛利亚的生命理想，收集到这几句话里：“走近她，相似她，将我们的心、我们全部的生命交给她，让她生活在我们的生活和事业内”。

所有这一切都需要你，爱情如她，希望如她，看待和评估现实如她一样，以福音中的玛利亚作为行为的榜样。

感谢 **Alberto Maggi** 唐安德神父帮助我们理解玛利亚：如何不阻碍天主爱情的力量，成为天主在每个造物身上实现天主计划的有形标志，。

p. EGIDIO MONZANI
圣母无染原罪士兵国家助理

简介

我们的姐妹玛利亚

“圣母玛利亚告诉他!”。

在宗教领域最古怪的声明中，我们经常听到这种蛮横的说法。当然这不是来自福音的语句，而更多的来自（太多）圣母显灵的故事。

就是人类这样贫瘠的想法混淆了来自天主的计划。

摇摆不定的忠诚得到了神的保证，最终，一点一点的，混淆了她基督门徒的勇敢与许多伪显灵含泪的母亲。需要谈及玛利亚的时候，大多数人不知道我们要说的那个女性，是否是福音中的那个女性或者那些放弃了主的圣言而幻想出来的玛利亚，“他们离弃了我这活水的泉源，却给自己掘了蓄水池，不能蓄水的漏水池”（耶 2,13）。

试图将福音中的玛利亚和显灵的玛利亚结合起来，意思是淡化母亲和基督门徒非凡和唯一的形象，是劣质信仰中的奢侈信念。

对于很多人来说，似乎任何事情上都需要耶稣母亲的说话促进，但实际上“玛利亚从来没有说很多”，总是保持着谦逊的沉默。

即使在今天，人们已经意识到脱离圣经的讲道和歪曲玛利亚形象的某些宗教习俗的后果。即使在今天，仍然被视为愤怒的天主和罪人的中间人。

现实中的玛利亚是谁？

关于她，我们知道些什么？

她的日常生活怎么样？

她有哪些如其他人一样需要去面对的困难？

仔细审查了福音文本关于玛利亚的谈论和描述她出生及成长环境的历史文献，以及她如何获得了非凡的信心使她成为她儿子的门徒之后，我们再尝试来回答这些问题。

我们会发现福音中的玛利亚没有一丝梦想家天上慈爱妈妈的痕迹，呈现出来的是一位强大的，勇敢的，为了成为基督忠实的追随者，有能力面对巨大困难的女性。

在这项研究中，我们要记住教会谈论玛利亚明智的指示，来自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其中“教會更叮囑神學家與宣講聖道的人，在論及天主之母的特殊地位時，應該用心避免一切虛妄的誇大與心地的狹隘。”（教会宪章 67），为了对耶稣基督母亲的真正敬礼，“真正的熱心既不在於一時的、空虛的感情衝動，也不在於一種毫無根據的輕信妄念，而是來自真純的信仰，由此信仰引領我們體認天主之母的卓越尊位，並激勵我們以兒女的孝心敬愛我們的母親，效法她的德表”（教会宪章 67）。

有关玛利亚的沉默

在新约中寻找玛利亚的痕迹似乎总是令人失望的。关于她，一些作者只说了很少的几句话，而有些作者则什么也没有说。保禄，诸多基督徒团体的创始人，如果不是间接的（“他由女人所生” 迦 4,4）也没有提及基督的母亲。在若望、雅各伯，伯多禄和犹大的书信中，关于玛利亚没有丝毫指示，只有在福音中（包括宗徒大事录）讲到了她。

为什么？

教会对于耶稣认识的不断加深，一点一点的发现了他母亲的伟大。“耶稣不是为了圣母”，而是“玛利亚为了耶稣”，通过耶稣认识玛利亚。

教会越是发现天主子，耶稣的伟大和唯一性，愈加发现了玛利亚的独特性和伟大性，作为母亲和基督的门徒，展示了她作为基督徒的典范。

教会之父们对于圣经的深入研究，让人重新发现玛利亚，来自亚他那修的奥古斯丁说她是：信仰中的姐妹。这位姐妹以她的旅程，放弃了那些“受时间磨损，需要革新的主体”（**Marialis Cultus,24**）的形象，对于她的真正伟大是不公平的。

在令人关注的文本审查中，我们发现了玛利亚“从来不是被动的服从于宗教的女性”而是一位开放的，接受新观念的女性，即使这让她感到很疲劳和痛苦。

玛利亚不是一只翅膀下寻求保护的抱窝鸡，而是以她的旅程一起直到走到“他从高座上推下权势者，却举扬看卑微贫困的人。他曾使饥饿者饱享美味，反而使那富有者空手而去”（路 1:52-53）。

这是福音反思中呈现出来的玛利亚。

这个女人的伟大不仅仅因为她是耶稣的母亲，而是因为她是一位忠实的信徒，她站在十字架下如此代表了她一直支持那些被压迫、被鄙视的穷人。

纳匝肋的贞女是天主对人类乐观的印玺，是创造者推崇人类的标志。是天主作为人类的父亲需要完成他创造的标志。出于这个原因，耶稣的母亲被福音作者们呈现出来作为天主在所有受造物身上可以不妨碍他爱情力量的有形标志。

感谢

发自内心的感谢 **Serenella Zanardi** 和 **Annalisa Martignago**，圣经中心研究的合作者，由于他们慷慨的合作最终完成了此书的编辑，加上 **Ricardo Perez** 和 **Paolo Zannini** 弟兄对于圣经原文翻译和教父研究的修订。

纳匝肋还能出什么好事

纳塔乃耳的惊奇!

他叫他纳塔乃耳，他就相信了。

纳塔乃耳，就是他在福音中获得了耶稣的好评（“看，这确实是一个以色列人，在他内毫无欺诈”，若 1,47），同样也是他认定纳匝肋还能出什么好事呢（若 1,46）。

圣经中罗列了几十个巴勒斯坦的城市，但是关于纳匝肋却找不到一点痕迹。在福音时代，纳匝肋只有很少几百个居民，是一个很小的村庄在那里人们就像穴居人一样居住在岩石凿出的房子里，并且人和牲畜居住在一起。在纳匝肋耶稣没有享受好的声誉。

这个城镇不好的名声也来自本地居民骚乱的行为。在可怕的贫困中生活的纳匝肋人，就像其他所有的加里肋亚人一样，被称为好战的居民，他们生活在持续不断地战争动荡中。

纳匝肋属于加里肋亚地区，这要归功于它的受蔑视和依撒意亚先知有关它的预言。住在这里的不仅仅是犹太人而且还有被视为不洁净的外邦人。先知将这一地区标记为“外邦人的地区”（希伯来书，依 8,23）。

在旧约中只被提名过六次，几乎被忽略，加利利在以色列王国建设的重大历史进程中也依然被排除在外。这个似乎被天主忽略的地区，正是众所周知的：“加利利不会出先知的”（若 7,52）。

耶稣被定义为“加里肋亚人”（玛 26,69），确定性地澄清他的地理来源没有多大意义，更多的指向他是一个反叛者，一个不法分子。事实上，对于某些人来说加里肋亚人等同于一个性急暴躁的人，为什么，就如那个时代的历史学家约瑟夫弗拉维奥所写的，“加利利人从小好战”（G.G.,I,3.2）。

在这片土地上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许多反对罗马统治者的米盖亚，每一次都被血腥镇压，就像加里肋亚人犹达，“当户口登记的日子，起来引诱百姓随从他；他丧亡了，跟从他的人也都四散了”（总 5,37）。加里肋亚人的谈话——他们的口音也会出卖他们。伯多禄的说话被人认出来（“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玛 26,73）。对于拉比们来说，加里肋亚宗教降级的一个原因正是他们自己的语言。他们无法表达让人可以理解的阿拉姆语，因此加里肋亚人经常被与他们对话的人奖励为“愚蠢的加里肋亚人”（Erb.B.53a.b）。

然而，就在臭名昭彰的纳匝肋，受人蔑视的加里肋亚城镇，以色列中最微不足道的城市中，“在所有的民族中是最小的一个”（申 7,7），发生了彻底改变历史进程的某些事情。

不安的秘密（德 42： 9）

“在世界上不能没有男人，也不能没有女人，但是他们的孩子是男孩的那些人是有福的，祸哉，他们的孩子是女性的”（BB.B.16b）这是犹太法典的宣告。

女人只是灾难的根源。

在圣经中，天主的话语，由男人所写，女人由厄娃开始都只是罪恶的根源，创 3:12）。

圣经上不是这样记载吗？“罪恶的起源来自女人，为了她，我们所有的人都要死亡”（德 25: 24），以及“男人的邪恶，胜于施惠的妇女，因为不名誉的女人，能给人带来耻辱”（德 42,14）？

训道篇上不是也说，灵感和沮丧，“在一个男人身上我找到了上千个；但在所有的女人身上我没有找到一点”（训 7: 28）？男人一天三次祈祷天主感谢他“因为他没有使我成为女人”（Men.B.43b）？祸哉不过是：就是家长们看到生的不是男孩而是女孩。父亲会非常郁闷，一个男性不能生出其他的男性！他的精子被浪费了，现在他又要重新眷顾他的妻子，祈祷，从受孕的那天直到第四十天。直到最终生出一名男性。

母亲，惊慌失措，认为这是对她的一种考验。按照天主的法律，一个女人“当她生女孩，两星期是不洁的，犹如经期一样；此外还要守度六十六天的洁血期”（肋 12:5）。一个女孩的出生，使她的母亲几乎三个月被认为是不洁的。三个月每天都需要去城镇上唯一用来洗礼的水泉取水进行净化和洗礼，因为否则她就是不洁的，在这个期间她不能碰触任何东西，不能接近任何人。

之后，为了抚养一个女孩也是很辛苦的，抚养这张嘴是徒劳的！同样的圣经，天主的话语，教导说：“女儿虽不知，却使父亲不寐，因为挂虑她，而不能安眠：怕她耽误了青春的年华，又怕她结婚后，为丈夫所憎恶；怕她失去童贞，而在父亲家怀孕；出嫁之后，又怕她不忠于丈夫，或同居之后，而不能怀孕”（德 42,9-10）。

女孩可以被杀死。

这是一个不被禁止的惯例。在很多家庭里，当已经出生了一个女孩，其他来临的女孩可以被煮成肉肠。将女婴遗弃或者将新生的女婴煮成肉肠，在厄则克耳先知时代如此普遍甚至可以作为以色列命运的预像：“当你出生时，在你诞生的那一天，没有人割断你的脐带，用水洗净你，用盐擦你，用襁褓裹你；没有一个人怜视你，为你做一件上述的事情，对你表同情。反之，在你诞生之日，因为你惹人讨厌，就把你抛弃在田野间”（则 16:4-5）。

另外一种抬举解决孩子的办法则是把她们变卖为奴隶。主允许这样做：“假如有人将女儿卖做婢女...”（出 21:7）。

或者是保留女孩，但随后让她死于饥饿。我们不是被教导说：“父亲没有义务养活女儿”吗（Ket.M. 4,6）？

玛利亚没有被遗弃，也没有被杀死而是被保留了下来，但是对于这个女孩的失望却是非常巨大的，这由她的名字反应出来。给这个女孩起的名字不是给以色列民族带来荣耀的萨拉，拉凯尔，朱丽娜，丽贝卡，而是玛利亚。

他们就这样喊她，玛利亚！

在以色列历史上除了梅瑟的姐姐从来没有任何女人叫这个名字。而正是因为梅瑟姐姐的原因，玛利亚这个名字在圣经中消失了。这是一个不祥的名字，没有父母给他们的儿女取这个名字，这个名字与可怕的麻风病以及天主的诅咒有关。

天主的确从重惩罚了玛利亚和他的兄弟亚郎，因为他们出言反对梅瑟娶了另外一个女人为妻，到了会幕那里（“上主对他们发着怒气走了...米利昂就生了癞病” 户 12:9-10）。梅瑟试图为他的姐姐说情，但是上主回答他：“若她的父亲在她的脸上吐吐沫，她岂不要七天忍此羞辱，七天把她隔离在营外？然后才让她回来”（户 12:14）。

之后梅瑟的姐姐沉默了，她曾经是一位大先知（出 15:20）但是人们只记住了她那“邪恶的舌头”（Sifr. Dt.24,9 274）。她的死亡在圣经中只被一句简短的话带过了“玛利亚在那里死了，也就埋葬在那里”（户 20:1）。但是天主的愤怒超越了死亡，根据犹太教的传说，上主使用某些轻蔑的句子禁止人哀悼玛利亚：“你们不要为一个衰老的人哭泣！”。

出生在臭名昭彰的纳匝肋，有着不祥名字的这位玛利亚，她的未来如何呢？

没有婚礼的婚姻

纳匝肋的茅舍

关于玛利亚的家族缺乏可靠的记载依据，尤其尴尬的是耶稣基督的母亲，来自臭名昭著的纳匝肋，这似乎不符合天主之母的尊严。这也就是为什么福音书中早期的基督徒关于耶稣母亲的家族根源保持了沉默，而在有些文本中关于玛利亚的家庭和其生长环境则进行了重新的评估。

因此，在基督徒早期出现了十几个玛利亚“诞生的福音”版本，尽管教会的文本，不承认他们自由绘制的礼仪启示，精神和艺术。

在这些杜撰的伪福音书中，毫无疑问最有名的当属被称为雅各伯的原始福音。这本小书的作者旨在提供玛利亚的形象和玛利亚的家庭，却以这样笨拙的方式显示了他对巴勒斯坦的不了解，以及对犹太人风俗习惯的不了解。在这本伪福音书里，玛利亚被描述为：一个出生在有重要社会地位家庭的人，她的父亲“若亚敬，是一位富可敌国的人”（1:1）。玛利亚来到世界上是天主特殊的干预，因为她的母亲亚娜是一个不孕的女人。当上主的使者向她宣布她将要怀孕生子时，亚娜将未出生的孩子献给天主：“我发誓将他奉献给主，我的天主，将他生活的每一天奉献给你”（4:1）。

由于纳匝肋是一个没有良好声誉的城镇（若 1:46），作者改变了玛利亚在整个耶路撒冷的故事。如果当时女孩子们的情况是非人的，但是玛利亚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未来：她只有三岁的时候，被带到天主的殿宇进行养育，“像一只鸽子，从天使手中接过食物”（8:1）。

事实上，关于玛利亚的家庭以及她的早年生活没有任何文献进行记载。但是如果玛利亚假设像其他女孩子一样被抚养，耶路撒冷的荣耀和奇迹距离纳匝肋陋舍里的黑暗和痛苦相距则太遥远了。

在巴勒斯坦的世界里，女人只是一个仆人：先是她父亲和兄弟们的仆人，之后是丈夫和孩子们的仆人。在犹太人的法典里这样争议仆人的：“这样不是很好吗？她从第一个男人那里取了一根肋骨，作为回

报她获得了一个婢女的身份服侍他” (Sanh. B. 39a)。

在箴言书里对于贤淑女人的赞美在现实中不过是对仆人的描绘：“天还未明，她起身，为给家人分配食物...她的灯盏夜间仍不熄灭...她以极大的精力工作，她的双手不知疲倦”。之后列出这个女人开展的所有工作（“她弄来羊毛细麻，愉快地亲手劳作...她栽植了葡萄园...她手执纺锤，手指旋转纱锭...身穿的是细麻和紫锦的 ”），作者宽宏的认为“她不吃闲饭”（箴 31:10-31）。

在玛利亚时代，孩子被遗弃的比比皆是，男性具有特权。而女性只有义务没有任何权利。大多数女孩子围绕在从事家中一切劳作的母亲身旁，从碾压粮食到做面包，以及要去取水和劈柴做饭。女性还肩负着照顾同他们生活在一起的牲口，绵羊、山羊和不可缺少的驴子的责任。

教育和宗教教导是男性们的特权，女性被排除在外，女性被宗教教育排除在外，原因是拉比们在圣经中找到了原因。在申命记中，主要求要将他的话教导给“你们的儿子”（申 11:19）。如果主想将宗教教育延伸到女性身上，他大概会补充说“以及你们的女儿们”。对于女性他甚至什么也没有做（9Qid. B.29b）。拉比们更加强硬的说：“将法律文字用大火烧掉也比用来教育女性更好” (Sot.B.19a)。

妻子、牛和驴

不止是认为女人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样物品。她的生命不属于她，她之前是父亲的财产而后是丈夫的财产（“女孩属于父亲的权威之下直到通过婚姻属于丈夫支配” Ket.M.4,5）。

她是丈夫的财产，妻子在十诫的列表中，被放置于丈夫随身物品的牛和驴相同的位置上，在家产之后（出 20:17）。献给上主的人身估价女人是男人的一半：“由五岁到二十岁，若是男性，估价应该是二十‘协刻耳’ 女性为十‘协刻耳’”（肋 27:5）。

在福音书中，第一次谈到玛利亚时，就表达了女人对于丈夫的从属地位，甚至在她的名字前面加注了一个男人的姓名：“若瑟，玛利亚的丈夫”（玛 1:16）；“到一位童贞女那里，她已与达味家族中的一个名叫若瑟的男子订了婚。童贞女的名字叫玛利亚”（路 1:27）。

之后不久，这个十几岁的玛利亚进入到她生命的强制性阶段：婚姻。这不是一个选择，而是任何女人十一年岁零一天都要完成的义务。在犹太人的法典里，用残酷却很明确的方式指出：“一个长出两根毛发的女孩，不能拒绝嫁人” (Nid.M.6,11)

婚姻是男女双方家人安排的，并非是男女双方自由选择的结果。在这样的结合中，爱情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女人受赞赏的只是能给丈夫带来孩子。

根据当时的思想，女人要为厄娃的罪负责任，“借着生育必能得救”（弟前 2:15）。生了一个孩子又一个孩子的妇女，即使她只有三十岁，却已经凋谢了，可以被丈夫用任何理由休掉，即使丈夫“找到了一个比她更年轻的女性” (Git. M.9,10)也是一个休掉妻子的正当理由。

玛利亚被许配给叫若瑟的那个男人，在希伯来文中，若瑟，是一个吉祥的名字，意味着“主要给他其他的儿子”，这表明若瑟是他家庭中的长子。玛利亚的丈夫约在十八到二十岁之间，这是犹太法典中

规定的男人成婚最大年龄的限制 (**P.Ab.5,23**)。而伪福音的作者雅各伯，增加了玛利亚丈夫的年龄，将他描述为一个老鳏夫：“我有儿子，我且已经上了年纪” (**9,2**)。

若瑟有一份很好的工作，他是一个木匠(**玛 13:55**)。很显然，在纳匝肋周围，这份工作，却不能维持他家庭生活的尊严。当他和妻子到耶路撒冷圣殿将孩子献给天主时，他们奉献的祭品其实是非常可怜的穷人的“一对斑鸠”(**路 2:23**)而不是绵羊或山羊(**肋 5:7**)。

犹太人的婚礼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订婚，双方家庭就嫁妆问题达成一致，即丈夫应该给与做妻子(女人)的价钱。这个谈判往往会持续好多天，认可的这个订婚仪式也很简单，男方将他的斗篷披到妻子身上，宣布说：“你是我的妻子”，女方：“你是我的丈夫” (**Qid.B.5b**)。从这个时候起，妻子就被视为丈夫的私人财产，如果她背叛了丈夫就会被石头砸死 (**申 22:23**)。

这个仪式之后，新郎新娘各自回到自己的父家等待婚姻的第二个阶段：结婚。婚礼，有可能会在一年后举行，即当妻子的那个小女孩已经为婚礼的主要目的生产很多孩子做好准备时。

婚礼当天，女孩要永远离开父亲的家，进入丈夫的家成为丈夫的人。在这个地方，举行婚礼时要邀请全镇的人，新郎会验明妻子的处女身份，将“尝试”过的床单铺在她父母跟前 (**申 22:15-17**)。但是若瑟和玛利亚没有到达这个阶段，上主的干预就永远打乱了他们的生活。

来自玛窦福音的玛利亚

若瑟的悲剧

即使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它仍然是“标准福音”的模式。它以时间顺序呈现出耶稣一生生活的方式，试图协调一部福音与另外一部福音之间的主要区别。

这部标准化的福音以若翰的宣讲拉开序幕，路加福音则以天主向玛利亚报喜、马尔谷福音以若瑟开始，如此一直到主的升天。

今天这种尝试将不再可能。

圣经的科学进步让我们更加深入地来探讨福音，并发现了其巨大的财富，可以看到，福音作者不像过去人们所认为的，他们是文化平庸的人，认为他们所写的耶稣编年史是最差的。四部福音的作者皆是伟大的神学家和学者。福音可以与人类的伟大文学作品相比美，福音中有着丰富的以及尚未被发现的神学财富。

每部福音都有自己的神学路线和明确的计划。同时抓住了历史的因素，福音作者们并不打算介绍耶稣的故事，而是对他本身意义的深刻反思。福音书不是一本历史书，而是一本神学书，涉及的不是编年史，而是信仰。因此不是一本同另外一本或者一段同另一段的组合，即使主题相同。

至于玛利亚，玛窦和路加的福音作者，一致描述了若瑟的妻子怀孕了，但不是由丈夫而来。之后，福音作者们都发展了不同方式的独立叙述。在玛窦福音里事情的发展承担着巨大的悲剧性特点，而在路加福音里则相对轻松。

正义的危机

玛利亚怀孕了，但不是由若瑟来的。

玛窦详细说明了玛利亚“她因圣神有孕”（玛 1:18），但这种说法是无法证实的，只是让若瑟妻子的情况更加复杂化。

人们相信这样的事情？

当然不。

玛利亚整个一生背负着“通奸”的罪名。“我们不是由淫乱所生”宗教当局责备耶稣（若 8:41），玛利亚的儿子被称为“淫乱的私生子”，就像在犹太法典最古老的文字里有关耶稣的描述（Yeb.M.4,13）。

在尼格得慕的回忆录里，当时杜撰的福音书里面，在耶稣受审判的过程中可以读到“犹太人的长老对耶稣说‘我们会看到什么？首先，你出生于奸淫’”（2,3）。

玛利亚不是淫妇，但是如何能解释和说服若瑟，天主的圣神临到纳匝肋的一个女孩子身上呢？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事情。

在以色列的历史上，人们认为不孕的妇女由于神的干预成为了母亲，但总是来自于丈夫。就像撒拉，她已经上了年纪，她的丈夫，亚巴郎也已经上了年纪，不会再有孩子。“为上主岂有难事？”(创 18:14)，撒拉为亚巴郎生了儿子依撒格(创 18:11-14; 21: 1-3)。同样，拉黑尔，原来也是不孕的，她与雅各伯生下了若瑟(创 30:22-24)。亚娜也是不孕的，她与厄耳卡纳生下了撒慕尔(撒上 1)，以及玛诺亚的妻子曾经也是不孕的，但是上主的使者显现给这个女人，告诉她：“看哪，不孕的女人，你没有孩子，但是你要怀孕生子”(民 13:2-3)生下了三松。

但是玛利亚不是不孕的，若瑟也没有年老...

这个儿子是从那里来的呢？

这是若瑟的悲剧。

没有给人可信的解释。

有些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若瑟不可能进行某些对照。

在一些杜撰的书籍中，可怜的若瑟被可怕的怀疑吞噬着，也许玛利亚被某个“冒充天使”的人强奸了：“是否有人以可信的方式假装天使欺骗了她”？(基督的童年 Cod. Arundel 404,40)。

若瑟奇怪的怀疑基于这样的事实，当时普遍认为不是所有的天使都有着美好的灵性，也有一些坏的天使想与女人成婚：“当人在地上开始繁殖，生养女儿时，天主的儿子见人的女儿美丽，就随意选取，作为妻子”(创 6:1-2)。

保禄规定女人“为了天使的缘故，应该蒙头”(格前 11:10)，因为只有名声不好的女人才会光着头，试图呼吁女人披带面纱为了防御那些好色的天使。即使在基督公元二世纪之后，教会之父，贾斯丁也写到：“天使违背了神的命令，他们下到人间与女人交配，生下了儿女”(辩护二：5)。

若瑟是一个义人，照上主的一切诫命和礼规行事(路 1:6)，他已经知道该如何去做。

天使与否，玛利亚怀孕了，按照天主的法律“通奸的妻子应该被石头砸死”并进行报告：“如果发现少女不是处女，就应将少女领到她父亲的家门口，本城的人应用石头砸死她，因为她在以色列中做出了可耻的事，在她父家行了邪淫：这样你由你中间铲除了邪恶”(申 22:20-21)。

对于淫妇不能心慈手软，因为“在法律上，梅瑟命令我们该用石头砸死这样的妇人”(若 8:5)。

第一次违背

但是若瑟不想杀害自己的妻子。

若瑟在遵守法律和对年轻妻子的爱情之间焦虑不安，雅各伯伪福音书中这样描述了若瑟的煎熬：“如果我隐藏了她的错误，我将和天主的法律进行斗争”(14:1)。

不，若瑟没有控诉玛利亚，而是把她娶回家。他决定“悄悄地休退她”(玛 1:18)，因为他不想让妻子受到全村人的耻笑，以及最终落个悲惨的下场。休掉自己的妻子不是很困难的事情，他只需要在一张纸上写下：“你不再是我的妻子，我不再是你的丈夫”(欧 2:4)就足够了，交给她把她赶走，因为犹

太人的法典这样教导说：“不管女人愿不愿意都可以休掉她” (Yed.M.14,1)。为了休掉妻子不需要重大的理由，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借口就可以把这个女人合法的打发走“即使是把午餐烧焦了”或者甚至是“你找到了一个比她更漂亮的女人” (Git.M.9,10)。

若瑟没有遵守天主的律法。

在恪遵天主的法律和妻子之间，他选择了后者。

在人的生命中，对法律最轻微的裂缝就足够让天主闯入。正当若瑟在思虑这事时，“看，在梦中上主的天使显现给他说：‘达味之子若瑟，不要怕娶你的妻子玛利亚，因为那在她内受生的，是出于圣神’” (玛 1:20)。

若瑟按照上主的天使对他的吩咐做了：“娶了他的妻子，她就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耶稣” (玛 1:25)。

对于若瑟和玛利亚，麻烦并没有结束，而是刚刚开始

耶路撒冷的警告

“一些贤士”、外乡人和异教徒向犹太人宣报耶稣诞生了。玛窦写到：“黑落德王一听说，就惊慌起来，全耶路撒冷也同他一起惊慌” (玛 2:3)。“犹太人君王”诞生的宣布着实把黑罗德吓坏了，这是可以理解的。

黑落德是一个不合法的国王，因为在他的血管里没有流淌着犹太人的血液，他害怕有些人夺去他的宝座。为了消灭任何可能窥视他王位的人，他曾经杀了他的三个儿子以及家族中的十几个成员。约瑟夫弗拉维写到这个血腥之王的受害者们“层出不穷，但是那些幸免于难的人羡慕那些已死了人” (G.G.,II,6,2)。

可是“整个耶路撒冷”也与黑罗德一起惊慌。这是第一次出现了许多奇怪的情况，给玛利亚和若瑟带来了这个小孩子是谁的痛苦反思。如果玛利亚所生的这个孩子“出于圣神”，他的任务是将“自己的百姓由他们的罪恶中拯救出来” (玛 1:20-21)，那么为什么耶路撒冷，地球上这座最神圣的城市，会感到恐慌而不是惊喜呢？

为什么，大司祭，神在地上的最高代表，虔诚的祭司和法利赛人被他们王诞生的宣告吓坏了，而不是跑着去见他？

耶稣，“天主与我们同在” (玛 1:23)，对于圣殿怎么是一个危险，天主殿宇不是代表和显示了人们的避难所吗？

黑罗德和耶路撒冷的恐慌看起来那么恐怖，就像埃及法老宣布有一位将要出生的要从奴役中解放以色列人：“这个明智的警告带来了惊慌，国王下令将以色列出生的所有男子投进河里消灭他们” (Ant., II,IX,9,206)。

这些问题让玛利亚和若瑟，变得多疑和焦虑，不久后他们最担心的这些事情将会变成事实。

国王的朝拜

异教徒的超越

关于耶稣的出生，若瑟接受了“他出于圣神”（玛 1:18）的观点，并没有标记着玛利亚和若瑟动荡生活的结束。那些听了天主智慧的人“将生活在安宁中，无惧任何伤害”，伟大的撒罗满王的统治（箴 1:1:32），但是玛利亚和若瑟他们聆听了天主的话却没有带给他们安宁，也没有保护他们不受到伤害。

玛利亚和若瑟知道他们的孩子由天主而来，那是天主创造的新果实。他们也知道耶稣的使命将会是将“自己的百姓由他们的罪恶中拯救出来”（玛 1:21）。但是将要发生的事情似乎要专门破坏他们的信念。玛利亚和若瑟生活在白冷，耶稣诞生在那里。耶路撒冷附近的司祭长和经师们通知了黑落德王，他表示了想要朝拜“犹太人的君王”的意愿，在他诞生的地方：“在犹太的白冷”（玛 2:5），根据米盖亚先知的预言，“弥赛亚要出生在那里”（TgMic 5,4）。

但是耶路撒冷没有人懒得去证实米盖亚先知预言的默西亚是否会出生在那个小小的白冷。人们期待的默西亚离他们只有两步之遥，却没有人去。

真正的拜访者有，但却不是期待的。出现在玛利亚和若瑟面前的人物，让耶稣的父母一脸茫然。进入到白冷房子里的只有那些“来自东方的贤士”（玛 2:1）。

要了解贤士出现在白冷的意义需要进行修补的工作。有必要清理掉传统中日积月累地关于这些人物形象的印象。

这些贤士是第一批朝拜耶稣的人，这导致了早期的基督徒想要提高这些人物的身份，提升他们到皇室的尊严。后来他们着手改造尴尬的“maghi”一词，这个词在希腊语中用来表示那些江湖骗子和造谣者，最无害的法师（在希腊语中“maghi”唯一的中性翻译）。根据他们带来的礼物确定他们为三个人，甚至找到了他们的名字：卡斯帕，梅尔基奥尔和巴尔塔萨。最后在传统中，由三种肤色的人来代表，一个白人，一个黑人还有一个混血儿...这些人已经准备好了朝拜马槽中的婴儿。

随着贤士的出现，福音作者们打算让异教徒作为朝拜犹太君王的第一批人（唯一的）（“他们来自东方”）。注意到没有在白冷没有司祭长出现，出现的却是贤士。玛窦提前预告了先知预言耶稣的实现：

“我给你们说：将有许多人从东方和西方来，同亚巴郎、依撒格和雅各伯在天国里一起坐席”（玛 8:11）。

以色列拒绝了天主的国“为此，天主的国必由你们中夺去，而交给结果子的外邦人”（玛 21:43）。

福音作者通过贤士献给耶稣的礼物描述了天主的国要延伸给外邦人和罪人。

黑落德的朝拜

他们带来了黄金，皇室的贡品，异教徒承认耶稣是他们的君王（列上 9:11,28）。天主的国不只局限于那个以色列，而是延伸到整个人类包括异教徒和罪人，因为所有的人都是天主爱的对象，无论他们的宗教或者他们的行为（玛 5:45）。

以色列人民的一个独特之处曾经是“司祭的国家”(出 19:6)，焚香是司祭服务的特殊元素(肋 2:1-2)。给耶稣奉献乳香意味着不再是以色列身为司祭人的特权，而是扩展到所有的人民(伯前 2:9; 默 5:10)。先知将天主和他子民之间的关系描绘为婚姻的关系，天主是新郎，以色列子民是新娘(依 62:5; 欧 2)。没药，象征着新娘对新郎的爱情，是恋人引诱她心上人的香水(“我将没药的芬芳洒满了我的床帟” Pr 7,17; Ct5,5)。献给耶稣这样的礼物表示有幸成为天主新郎子民的不再只是以色列，而是通过贤士，扩展到了所有异教徒的国家。

一个不一样的天主

玛竇没有报告玛利亚和若瑟对于贤士来朝的任何反应。肯定很惊讶。耶稣被主的使者宣布为要将自己的民族以色列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的那一位(玛 1:21)。怎么进来的是异教徒？

玛利亚和若瑟在宗教传统和民族主义的环境里长大，异教徒是默西亚要消灭的对象，在天主的国里没有他们的位置：“在要来临的那个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异教徒”(Tos. Sanh. 13,2)。

玛利亚和若瑟在犹太会堂里多次听到“最好外邦人应该死亡”的判决，杀死最好的外邦人就像粉碎蛇的头。他们怎么可能是皇室的子民和司祭？如果连异教徒也可以进入天国，怎么能够继续用圣咏向主祈祷：“向那异民泄愤”(咏 79:6)呢？

这只是众多标志着玛利亚和若瑟信仰成长疑问的开始(即使是童贞圣母在信仰的道路上也要前进，LG 58)。耶稣的父母要完全敞开自己接受全新的事物。他们的儿子代表了天主形象的根本改变和他对人类的行动。

但是现在他们没有时间去思考。

贤士们刚刚离去，“看，上主的天使托梦显示于若瑟说：‘起来，带着婴孩和他的母亲逃往埃及去，住在哪里，直到我再通知你，因为黑落德即将寻找这婴孩，要把他杀掉’”(玛 2:13)。权力总是“撒谎者和撒谎者之父”(若 8:44)黑落德曾经表示了对犹太君王朝拜的愿望，其实想要杀掉他。

黑落德是一个害怕别人夺去自己的权力而杀死自己亲生孩子、玩弄权力的国王，希腊语中，在猪(hys)和儿子(hyos)之间有这样的说法：“做一头猪也比做黑落德的儿子要好”(Saturnalia, II,IV,11)。

这个王为了向人民显示他尊重犹太律法，他不吃猪肉(肋 11:7)，但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王位他却连自己儿子都会杀死。

随即若瑟，带了婴孩和他的母亲，退避到埃及去。重演了以色列人民的历史，却恰恰相反。以色列人民从埃及逃出来，“由为奴之家”逃出(申 5:6)，进入应许之地。但是现在这自由之地变成了死亡之地，需要从那里逃亡，进入避难的正是埃及。

逃往埃及在异教徒朝拜偶像之中，相比在白冷、耶路撒冷，布满祭司和虔诚人的国家危险更小。

犹太教堂和殿宇，宗教和虔诚的人，他们是天主子致命危险的来源地，必须不断的逃亡。在异教徒的土地上，在罪人和非信徒之间，才能寻找到避难所，找到温暖和信仰。

“黑落德见自己受了贤士们的愚弄，就大发愤怒，依照他由贤士们所探得的日期，差人将白冷及其周围境内所有两岁及两岁以下的婴儿杀死”（玛 2:16）。

这次大屠杀肯定会对玛利亚和若瑟产生巨大的打击。

他们认为以色列的天主，那个从埃及人的奴役下解放自己子民的天主，毫不犹豫地击杀了“从坐宝座的法郎的长子知道坐监的长子及一切头胎牲畜”，在祈祷中祝福“他击杀了埃及国的首生，因为他的仁慈永远长存”（咏 136:10）。现在，相反，黑落德为了杀掉天主之子屠杀了白冷所有的儿童。

为什么这一次，全能的天主，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为什么没有打击黑落德，就如他曾经打击了埃及人的法老？

玛利亚和若瑟将有时间来思考，发现自己儿子将要彰显的天主与他们熟悉的天主不一样：他不杀死仇人，相反却赐予他们生命（玛 9:23-25）。

他没有向外邦人发泄他的愤怒（咏 79:6），反而将他的血倾流给罪人（玛 26:28）。

现在，王一死，他们马上回到了被排斥和被蔑视的人群中。他们放弃了白冷，因为太靠近耶路撒冷，那里由阿基劳斯管辖，残忍的他就像他的父亲黑落德，玛利亚和若瑟为了保险起见打算远离犹太，而来到纳匝肋，加里肋亚，王的另外一个儿子安提帕的管辖区。他们无法知道大王黑落德没有成功的，他的儿子却成功了，在他的统治下，耶稣将要被杀死。

来自路加福音的玛利亚

亵渎的提案

司祭们的不信

路加福音中，耶稣诞生的主角不是若瑟，而是玛利亚，就如玛窦福音中主角是若瑟一样。这个变化基于这样的事实，初期基督徒团体慢慢地慢慢地，深化了耶稣和他信息的意义，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母亲--耶稣完美门徒的形象。而且毫无疑问路加比其他作者更加注重这一角色。

这一切呈现出的玛利亚，纳匝肋的这个小女孩，相比耶路撒冷的司祭匝加利亚，。虽然两者都是来自自主提议的主体，但回应却不一样。

匝加利亚，阿彼雅家族的司祭，是十个司祭级别中最重要的，他娶了亚伦的后裔依撒伯尔，他是梅瑟的兄弟。这对夫妻都是以色列的宗教贵族和圣洁的模范：“二人在天主前是义人，都照上主的一切诫命和礼规行事，无可指摘”（路 1:6）

然而某些事情扰乱了这田园诗般的画面。匝加利亚和依撒伯尔没有孩子，因为他们除了都已年老，还有“依撒伯尔素不生育”的原因（路 1:7）。

依撒伯尔和匝加利亚，遵守上主的一切诫命，却无法履行天主赐给人的第一条根本诫命：“你们要生育繁殖”（创 1:28）。他们的存在有虔诚的实践和奉献，却是不孕的，无法延续生命，就像无花果树，一颗茂盛的无花果树，除了叶子外，什么也没有（谷 11:13）。

不仅仅如此。

司祭匝加利亚，被称为天主和他子民之间的中介，却对天主的声音是聋子。在他生命中有一次独特的机会：“按着司祭的常例，他抽中了签，得进上主的圣所献香”（路 1:9）。抽签上香的司祭直到其他所有的司祭都有同样的机会进入圣所献香，不在有抽签的机会。

对于匝加利亚来说，这是一次非常独特的机会：进入圣所，耶路撒冷的圣殿，并于日出时倒出奉献给祭台上的炭火香灰，然后还可以在那里虔诚地祈祷一会。

在这个彰显了天主自己的庄严时刻，福音作者使用了“上主的天使”这个表达。事实上不是指某个天使，而是天主自己。在犹太人的世界里为了避免发音和书写难以说明的名字（出 20:7）每当表示天主对人类的行动时，就使用上主的天使来表达（创 16:10-13；欧 12:4）。上主的天使向匝加利亚宣布，他的祈祷已蒙应允，他的妻子依撒伯尔将要给他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若翰。

但是匝加利亚却表现出他的无信。

他已经年老了，他的妻子素不生育，他们怎么可能有一个儿子呢？

他是一个祈祷的人，但是当他的祈祷获得蒙允时，他却不相信。他只是仪式上的祈祷，祈祷并没有进入到他个人的生命中，因为这个祈祷只是使用他的嘴唇而不是用心祈祷（“这个民族只在口头上亲近我，嘴唇上尊崇我，他们的心却远离我，他们对我的敬畏仅是人们所传习的训诫”（依 29:13）。

对于匝加利亚“我老了”的异议，上主天使（加俾额尔的意思是上主的力量），指责了司祭不相信好消息。

匝加利亚，当他讲论天主时却不听天主的话，他和人民没有任何沟通，保持沉默，证明了他的无信。

天主的构想

六个月后，天使加俾厄尔再次传递诞生生命的信息。第一次宣报发生在耶路撒冷圣殿，向一个虔诚的司祭宣报，他听了却不信，尽管这在以色列的历史中天主不是第一次介入不孕的女人成为母亲的事件，如撒拉，拉黑耳，亚娜和三松的母亲。

现在加俾厄尔的任务更加艰难了。他没有进入辉煌的犹太，而是进入了动荡的加里利亚，他没有去耶路撒冷，那座圣城，而是进入了纳匝肋，一个臭名昭著的城镇（若 1:46）。不是进入圣殿向一名司祭宣告，而是进入动荡的，偏远城镇的村庄，向一个普通的刚过十二岁，已经有婚约的女孩宣报。此外天使在向一个从来没有经历过某事的小女孩宣报，这在犹太人的心目中无法想象的：她要成为天主的母亲。天主的这个提议更像是来自魔鬼的诱惑。

天使，神圣的显现，问候玛利亚，赐予她喜悦充满天主的恩典。不是因为玛利亚的优点，而是天主赐给她的免费的礼物，让这个纳匝肋的女孩成为“充满恩宠的”（路 1:28）。

玛利亚感到惶恐不安，想要搞明白正在她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了明白这件事，惶恐不安抓住了玛利亚的心，要了解一个面对神圣宣报者的感受，需要参照犹太人那个“圣洁的”心态思想，她是被祝福的，除非是满意的他没有同任何女人说过话，即使为了一个理由（Ber. Rab.XX,6）。在旧约中唯一一次天主同一个女人说话，就是责备撒拉，亚巴郎的妻子，从那时起他再也没有同任何一个女人说过话（创 18:10-15）。

如果天主不同女人说话，现在怎么可能同玛利亚说话？

或许他不是天主的使者？

玛利亚当然知道异教徒与神交配的故事，他们与女性交配为了繁衍后代，人们普遍认为天使们不时会离开天堂来到人间与女性交配。圣经说巨人的出生是天上和人间的结合：“当天主的儿子与人的儿女结合生子时，在地上已经有一些巨人”（创 6:4），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一些流氓假扮成天使为了强奸某些天真无邪的少女。此外天使给玛利亚的建议更像是一个亵渎：成为天主的母亲！

福音作者们呈现出的匝加利亚和依撒伯尔他们照主的一切诫命和礼规行事，无可指摘（路 1:6），然而对于玛利亚却没有说出任何相关的一句话。

如果玛利亚是一个虔诚和懂得朝拜的女孩，她很可能会认为这是亵渎而拒绝天使的这个诱惑：天主没

有儿子，“上主是唯一的天主”（申 6:4）。当犹太当局听到耶稣自称为天主子时，便想杀死他：因为他不仅废除了安息日，而且还自称天主是他的父，“他也应该与父一样工作”（若 5:17）。当耶稣面对大司祭承认他是天主子时，“大司祭遂撕裂了自己的衣服说：他说了亵渎的话”！（玛 26:65）。

天主怎么可能有一个儿子，那是一种亵渎，因此必须面对死亡的惩罚。

然而玛利亚接受了。

匝加利亚不相信，为了保证宣报的真实性（“我凭着什么能知道这事呢？”路 1:18）他要求一个标记，而玛利亚却没有任何怀疑，她询问的是实现宣报的方式（“这事怎么能成就呢？”路 1:34）。

天使答复她：“圣神要临于你...”路 1:35）。

就像创造之初“天主的神在水面上运行”（创 1:2），因此那来到玛利亚身上的是一个新的受造物，“那要诞生的圣者，将称为天主的儿子”（路 1:35）路加将玛利亚作为圣神的女人来介绍，两次圣神降临，报喜和五旬节（宗 1:14； 2:1-4）围绕着她生命。

“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吧”（路 1:38）。

玛利亚打开心门迎接天主给她的新建议，这个纳匝肋的小女孩，“没有人，即使邻居也没有人认识她”（Origene, Contro Celso, I,39），但她要被成为世代有福的（路 1:48）。

玛利亚是天主构想的杰作，那个天主为他的事业总是选择卑微和被抛弃的人（格前 1:27-30）。对于玛利亚，这个被视为非人类类别的女人，离神圣天主更加遥远的人，将要成为他最直接的合作者。

导致世界死亡的女人（德 25,24），将要承担克服死亡的生命职责。不能够接触天主话语的女人，将要生出成为血肉的天主圣言（若 1:14）。

在玛利亚的回应中，她将自己定义为“主的婢女”（路 1:38），因此她知道接受为主服务的人就应该准备好自己接受考验（德 2,1）。她相信天主是他们的父亲，现在她应该敞开自己接受天主是他的儿子。

恶毒的圣母颂

贞女与不孕的妇女

依撒伯尔，玛利亚的犹太亲属（没有证据让我们确定她们亲戚关系的亲疏程度，所以只称她们为表姐妹）怀孕了。只是现在玛利亚才知道她的亲戚怀孕了，因为依撒伯尔五个月隐瞒了她的怀孕。玛利亚充满了圣神，去向她传递在她内跳动的生命。

根据路加福音的记载，玛利亚独自一人匆匆忙忙地踏上了这段路程。玛利亚从纳匝肋出发前往“犹太的山区”里去了（路 1:39），也就是说期间要经过撒玛黎雅人的高山。由于犹太人和撒玛黎雅人之间百年的历史仇恨，遇到撒玛黎雅人是十分危险的事情，为了安全到达约旦河谷需要多走三、四天的路

程。但是对于玛利亚来说，她渴望传递生命的渴望强过了自身的安全。

这个年轻的加里肋亚人要给年老的犹太亲戚意外的帮助，因为犹太人不期待从加里肋亚得到什么好事情，那是思想保守和狂人的土地，被主遗忘的土地（若 1:46； 7:52）。

犹太和加里肋亚不只是地理上的差距（加里肋亚是绿色和肥沃的，而犹太是一个干旱但却是阳光充足的地方），还有政治和神学上的差异。撒落满儿子雅洛贝罕时期，他们分裂了，十个支派离开达味的家族，只留下忠诚的犹太部落（列上 12:20）。从此之后，南部和北部的两个国家之间，发生了一系列标志着两个国家深深鸿沟的内战。

对于北方的先知，君主制不是天主意志的表达，而是天主对于那些要求给他们立一位君王来治理他们的子民（撒上 8）愤怒的结果（欧 13:11）。因此加里肋亚，激烈的反君主主义者，他们深信以色列所有的灾难都来自于与生俱来的君主制，犹太人一直顽固地附着于达味的王国，已经褪去了昔日的辉煌理想和现实的光荣。

福音作者描述玛利亚来到依撒伯尔的住处是严肃和惊奇的开始：“玛利亚进了匝加利亚的家，就给依撒伯尔请安”（路 1:40）。

玛利亚对匝加利亚的侮辱可是严重的。她应该先问候家庭的主人，司祭匝加利亚，然后再是他的妻子。然而玛利亚忽略了匝加利亚。她是圣神的担负者，无法与无信和对天主的声音聋了（路 1:20）的司祭沟通。

就像加俾厄尔天使，生命的使者，他进入了玛利亚的家，向她问候（路 1:28），同样，玛利亚，充满了生命，她进入了依撒伯尔的家，问候了依撒伯尔。这个问候由一个女人向另外一个女人传达。

那是两个女人之间的共享，年老的和年轻的，在她们两个内都孕育了新生命。为此这个问候没有涉及到封闭了新消息和对希望无动于衷的匝加利亚，只是两个女人，贞女和不孕的妇女，对于生活有一线希望和期待就向生命开放的女人之间。

在玛利亚的问候中，传达了她的经验，将一个跳动的新生命，传达给了依撒伯尔，这个也同样经历着生命悸动的女人，充满了圣神：“依撒伯尔一听到玛利亚的请安，胎儿就在她的腹中欢跃，依撒伯尔遂充满了圣神”（路 1:41）。

当依撒伯尔的儿子宣布玛利亚的儿子的来临和行动时，说“他要因圣神给你们洗礼”（路 3:16）。玛利亚的问候就像是这个洗礼的前奏。

这个圣神要临于她的女人（路 1:35），向依撒伯尔传达了 she 收到的圣神，这个年老的“受到洗礼的”女人，亦即她的整个生命都受到了浸洗，直到她的脏腑，耶稣惊叹道“女人所生的，没有一个比他更大的”（路 7:28）。

这既是匝加利亚拒绝相信的，在她的妻子身上实现了，孩子“还在母胎中就充满圣神”（路 1:15）。

圣神的经验让依撒伯尔成为一位先知，因此她转向玛利亚，她看到的不再是她的亲戚，而是承认她，并祝福她为天主的母亲，亦即期待的默西亚（路 1:43；咏 110:1）。这与她的丈夫形成鲜明的对比：蒙

召作为先知的匝加利亚，半年多成为哑巴因为他没有相信加俾厄尔的话（路 1:20）。依撒伯尔以“她是有福的”结束了对玛利亚的祝福因为“她信了那由上主传于她的话必要完成的”（路 1:45）。

依撒伯尔对玛利亚的赞美包含了对匝加利亚的责备。如果玛利亚是有福的因为她相信了主的话，司祭以他的不信成为不幸的直到他向圣神开放，最终成为主的先知（路 1:67）。

解放的预言

福音作者构思的玛利亚的伟大，就在于她的信仰，在于她相信天主的话，这话没有保留给那些虔诚人的，这不是抽象的希望，而是通过与人合作成为社会根本改变的鼓励。

圣神强有力的显现笼罩着两位母亲和他们的孩子，成为唯一一首赞美喜悦的圣歌，她们的声音融合在一起，插入进颂扬上主的赞美中（路 1:46-55），这首歌曲要归功于这两个女人。事实上，并不是路加福音古老的文本都是以玛利亚作为主角的，第四、第五世纪拉丁美洲的一些手抄本也将依撒伯尔作为主角。

这个选择由教会重要的教父证明了如奥利振（“根据其他一些手抄本，是依撒伯尔的赞颂词并加上这些预言的话语”关于路加福音第七篇讲道），也由伊莱嫩证实了这一点：“依撒伯尔还说：{我的灵魂光荣上主，我的灵魂喜悦于天主我的救主}”（反异端，第四章）。

很可能在原文中福音作者只是这样写道：“他说…”故意留下模糊的主题，以这种方式将两位母亲的赞歌链接在一起，这样更好地表达了犹太人的精神，将以色列的南部和北部联合在一起。其结果是，虽然进行了修补，但大多数抄写员认为那个空隙的名字是玛利亚，但也有一些人更加愿意是依撒伯尔，因为指向依撒伯尔的诗句比指向玛利亚的更多。事实上，虽然没有提到默西亚的诞生，她们赞美天主因为“他看到了他仆人的谦卑”。在叙述中，没有提到玛利亚受辱，而是更多的提到了依撒伯尔经验过的侮辱，就像撒慕尔的母亲，不孕的耻辱（“她的羞辱”，撒 1:6），现在，就像亚娜，赞颂天主：“我的心灵颂扬上主…”（撒 2:1）。此外，安置在依撒伯尔的口中，将与她的丈夫匝加利亚的那首赞歌相平行（路 1:67-69）。

圣母赞主曲是一首简短而密集的神学总结，在赞主曲里福音作者，链接了旧约的十几本书籍，形成的以色列人民的希望，在耶稣和他的门徒们身上实现了。

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在一个虔诚的犹太司祭家里，令人吃惊的是玛利亚或者是依撒伯尔的赞颂包含了一种强烈的反君主制和反圣职的表达。具有希拉齐（“主从高位上推下有权势者，却举扬了卑微弱小的人” 德 10, 14）和约伯（他使司祭赤足而行，推到掌握大权者。约 12:19）的典故，在这首诗歌里说上主：“从高位上推下有权势者，却举扬了卑微弱小的人”（路 1:52）。

谈到这段经文，1952年去世的法国著名作家查尔斯·莫尔斯，曾经写道：天主教的伟大，从圣母颂的毒液中洗净了教会。事实上笔者主张的只有保持在拉丁语中的圣母颂，教会能够减轻在社会中的灾难性影响（Chemin de Paradis, XXVIII）。这节经文从若望保禄二世那里得到了强有力的证明，1987

年，当我访问阿根廷时，处于致命的独裁统治之下，在一次公开礼仪期间，他在那种情况下需要读取残缺的圣母颂，没有任何危险的章节（晚邮报，n. 79，星期五 3. 4. 1987）。

解放的预言，圣母颂中“从高位上推下有权势者”的宣报将在跟随基督的历史中实现。福音向万民宣讲的使他们认识父，天主的真面目。既是会产生虚假的神和掉进建立在他们权力上的暴虐政权里。天主真正的被体验为救世主（路 1:47），就如玛利亚，信徒因他而欢喜：“这些事开始时，你们应当挺起身来，抬起你们的头，因为你们的救援近了”（路 21:28）。

匝加利亚的悔改

天主的约柜

玛利亚拜访她的表姐依撒伯尔和她的丈夫匝加利亚，并非没有结出果实。玛利亚，“在女人中她是蒙祝福的”（路 1:42），她充满了圣神，在她内满溢的生命，传递给所有与她相遇的人。就如基督一样使所有的人因着他的贫困而成为富有的（格后 8:9），玛利亚也是如此，她的贫穷却丰富了匝利利亚，她的到访丰富了她富裕而不孕的犹太贵族亲戚。

“在依撒伯尔腹中的胎儿一听到玛利亚的问候就欢呼雀跃，依撒伯尔遂充满了圣神”（路 1:41），足以震撼虔诚的司祭匝加利亚以及他的妻子。

福音作者写道“玛利亚同依撒伯尔住了三个月左右，就回本家去了”（路 1:56）。这个指示路加并没有表示为一个时期的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始。福音作者解释了“三个月”在以色列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插曲，“当天主的约柜在加特人敖贝得厄东家中，存放了三个月，天主祝福了敖贝得厄东和他的全家”（撒下 6:11；格前 13:14）。

路加看到玛利亚就像“天主新的约柜”。由于她的存在成为她整个家庭受祝福的原因，所以现在玛利亚和她胎儿成为匝加利亚家庭受到祝福的根源（路 1:42）。

天主的约柜保留了“两块证言的石板”，就是写在石板上的十诫（出 25:16；31:18）。玛利亚的儿子，新的约柜，驻留在她的胎中，彰显了一个无条件爱每个受造物的天主（路 6:35）。

十诫是天主和以色列子民之间的盟约，而他，有玛利亚所生的则是天主和人类之间新而明确的盟约（路 22:20）。

玛利亚离开依撒伯尔和匝加利亚的家之后发生了某些没有预想到的事情，一段绝对标志着夫妻生活的小插曲。在他面前没有什么不能的天主（路 1:37）他打乱了这个家庭的现状，不再像从前一样：不孕的妇女成为了母亲（撒下 2:5），哑巴会说话和司祭开始说预言（依 35:6）。

但是对于天主来说让一个不孕的妇女成为母亲比让一个司祭成为先知要更容易。

发生了什么事情？

依撒伯尔和匝加利亚的儿子出生了，“到了第八天，人们来给这孩子行割损礼，并愿意照他父亲的名字叫他匝加利亚”（路 1:59）。在新生儿身上进行割损礼，伴随这个血腥的仪式，孩子成为天主子民的一份子（创 17:11），对真包皮的切割，就是心受割损，（申 10:6），与他的父亲保持一致。

不知道在匝加利亚的家庭里发生了多么深刻的变革，邻居和亲戚按照风俗惯例给孩子取了父亲的名字。用这种方式延续父亲的传统，新生的孩子应该叫匝加利亚，如同他的父亲，就如所有司祭行使的方式一样。

但是在传统的连续性一致方面没有也找不到母亲以坚决的方式进行干预的说法：“不，他的名字叫若

翰”（路 1:59-60）。福音作者赋予依撒伯尔，一个充满了圣神的女人（路 1:41），与作为上主使者同样的角色宣布匝加利亚出生的孩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若翰”（路 1:14）。

依撒伯尔的干预如此决绝，没有留下一点商量的余地。这在目前制造了一个非常大的意外：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那是一个有父亲将生命和名字传递给儿子的传统，在时间中延续他存在（多 1: 9）的传统。

犹太人的困惑

依撒伯尔的这个干预是啥意思？

为什么不像他父亲一样叫匝加利亚，而叫这孩子若翰呢？在场者对于依撒伯尔的干预表达了激烈的争论：“在你的家族中没有叫这个名字的！”（路 1:61）。

这是宗教界的典型反应：“事情总是这样，为什么要改变呢？”宗教人士的交流只是因为他们需要对自己的信仰进行确定，他们看到的每个信息和每个改变的建议都是对他们安全的攻击。

亲戚和邻居不明白，这个孩子为什么不延续家族的传统。若翰不像他的父亲一样成为司祭，在殿宇里做服务呢？

亲戚和邻居不同意依撒伯尔的干预，他们寻求孩子父亲决定性的支持，福音作者写道：“他们便给他的父亲“打手势”，因为他是一个聋子。匝加利亚是一个哑巴因为他是聋子。他所有的奉献和他照上主的一切诫命和礼规行事，无可指摘”（路 1:7）对主的行动已经麻醉和麻木不仁了。司祭，细心地侍奉着主的仪式，却在主出现在他们的生活中时无法认出主，承认主。他有眼却看不到，有耳却听不到（谷 8:18）。

远离了殿宇的司祭匝加利亚，终于明白和接受了上主的天使在耶路撒冷圣殿向他宣布的消息：他儿子的使命就是“使为父的心转向儿子”（路 1:17）。父亲，过去传统的继承者，需要革新他们的心，接受他们的儿子们带来的消息，而不是反对（拉 3,24）。

匝加利亚一相信，他的口马上开了可以说话了：“我信了，所以我说”（格后 4:13）。匝加利亚，打破了家庭的传统，赞同他的妻子依撒伯尔所说的：“他的名字叫若翰”（路 1:63）。

所有在场的人都惊呆了：他们曾要求匝加利亚的干预，因为父亲的权威是确认老的风俗，相反，依撒伯尔的丈夫却核准了妻子的宣布。

在场的人当他们看到了哑巴司祭的“口和舌头都开了，遂开口赞美天主”（路 1:67），并且匝加利亚“充满了圣神，遂预言”（路 1:67）。在这一点上大家都体会到天主在面前的一个干预，以这种方式确定了依撒伯尔和匝加利亚选择他们的儿子叫若翰。

一个又聋又哑的司祭成为了一个先知。

“雅威的天主说：谁又能说预言呢？”（亚 3,8）。

匝加利亚明白了他曾经成为哑巴，因为他对于天主的声音是个聋子（依 6:10），但是现在他终于接受

了天主的计划，向他宣布的也宣布给所有的子民：“上主，以色列的天主应受赞美，因为他救赎了自己的民族”（路 1:68）。

在圣殿中无力的圣神，在匝加利亚的家庭充分地彰显了他的力量。

在圣殿里他是一个不育和哑巴的司祭。在家里他是一位成为先知的父亲。

这足以创造伟大的奇迹。福音作者总结说：“于是所有的邻居都满怀怕情；这一切事就传遍了全犹太山区”（路 1:65）。传统被打破了：孩子没有叫他父亲的名字，也不会继续做司祭。

先知匝加利亚

“而且他还在母胎中就要充满圣神”（路 1:15），若翰 将要成为“至高者的先知”和“要走在上主前面，为他预备道路”（路 1:76）。

远离圣殿，神圣的地方容易对抗天主的行动，在旷野里，“这小孩渐渐长大，心神坚强”（路 1:80）。

在旷野里天主的话传给若翰（若 3:2）为了宣布即将来临的那位“他要以圣神和火洗你们”（路 3:16）。

在匝加利亚的赞主曲里，是这样描述的：“他要使旭日由高天向我们照耀，为光照那坐在黑暗和死影中人”（路 1:78-79；户 24:17）。

现在匝加利亚彻底从过去中解放出来，一个召叫所有人的全新解放，他预言了新的出埃及，将要升起的曙光要超过所有的假神（那普照每人的真光，正在进入这世界。若 1:9），“从来没有人见过天主，只有那在父怀里的独生者，身为天主的给我们详述了”（若 1:18）。

很多人的救世主

世界的救世主

耶稣诞生在白冷时，巴勒斯坦已经有 60 年处在罗马帝国的残酷统治下，它正无处不在的扩大他们的统治：“那时凯撒奥古斯都出了一道上谕，叫天下的人都要登记”路 2:1)。

“凯撒奥古斯都”是朱利奥凯撒侄子的称号，屋大维，马尔谷安东尼二世，他设法出卖自己篡夺了叔父的政权（苏埃托尼乌斯，生活中的凯撒，2.68），并且以这种方式攀登到权力的高峰。

屋大维代表了一切权力，他是政治和宗教的最高体现，正是他，授予了奥古斯都的称号，也就是值得尊敬的，这个名字前所未有的适用于一个人，给予皇帝宗教的加冕，他既是天主的儿子又是世界的救世主。

屋大维诞生的那一天被当时的历史学家誉为是“世界好消息的开始”（Iscriz. Di Priene）。好消息是现在要对全天下的人进行登记。屋大维是世界的主人（生活，2,94），所有的人都必须进行登记，因为没有人能够逃脱纳税。世界的救赎主其实并不想拯救他自己。

在圣经中，人口普查被视为来自魔鬼亵渎的灵感，因而是篡夺天主的角色，只有天主是人民唯一的主人（“撒旦起来反对以色列，怂恿达味统计以色列，编上 21:1”）。作为对皇帝进行普查的反抗，加里肋亚人犹大，率领百姓随从他引起严重的骚乱（宗 5:37），“他煽动百姓起来反抗罗马人，因为朱利奥在犹大进行人口普查”（Ant. XX,5,2&102）。这次抗议活动起源于狂热者的运动之后（Ant. XVIII,4-10），暴动者以他们的热情作为他们的主，“相信只有天主才是他们的领导者和主人”（Ant. XVIII,1,6&23）。但是加里肋亚人犹大的反抗“是出于邪恶的目的，他丧亡了，那些跟从他的人也都四散了”（宗 5:37），犹大的儿子们被钉在了十字架上。

他们的预言是悲惨的。

而权力，始终是个说谎者和杀人凶手（若 8:44），最终以普查“全天下”来庆祝他自己的嚣张气焰，他们对剥夺的反应结束在十字架上。

“加里肋亚人，耶稣”（玛 26:69），谴责了那些将殿宇变为“贼窝”的人（玛 21:13），这让他有了同样的结果：他被钉在两个强盗中间，因为他们被称为狂热者（玛 27:38）。

一对奇怪的夫妇

“若瑟也从加里肋亚纳匝肋城，上犹大名叫白冷的达味城去，好同自己已怀孕的聘妻玛利亚去登记”（路 2:3-5）。

关于“达味城”在圣经中指的是耶路撒冷（列上 8:1；编上 21:20）。但是对于路加来说，达味城是白冷，因为尽管耶路撒冷的达味是王（列下 5:7-9），而在白冷他是牧人（撒上 16:11）。

这一宝贵的启示正是福音作者准备让读者接受天主子的独特彰显。这没有发生在辉煌的王室和权力

中，而是发生在牧羊人的黑暗世界里。他没有诞生在王者中，而是出生在期待的牧人中间（则 **34:23**）。令人惊奇的玛利亚，怀孕了，她被人认为结婚了，就像天使宣布的那一刻（路 **1:27**）。这种情况是尴尬的：若瑟和玛利亚怀孕了一个孩子，但是他们还处在婚姻的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他们是不能生活在一起的。

他们从没有离开，也绝对不能进入举行婚礼共同生活和生育子女的第二阶段。这对夫妻的非正常状况是丑闻的根源：一对还没有被允许就一起旅行的夫妻，更重要的是户主为他所有的家庭成员进行普查登记时，女人是没有必要出现的。

路加介绍玛利亚和若瑟作为非正常夫妻的出现，在教会初期制造了很多麻烦，以至于在第四世纪，一些抄写员使用安静的妻子取代了不体面的新娘一词。但是福音作者，称玛利亚为新娘，想要避免耶稣“至高者的儿子”（路 **1:32**），被误认为是若瑟之子，避免他作为基督的父亲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人们都以他是若瑟的儿子”）。

伪福音，民间传统和虔诚的幻想家将剩下的叙事，或者通过添加一些简单描述的元素，或者是戏剧化某些方面或者增加浪漫因素改变了耶稣诞生的意义。结果是腻口的糖浆涂盖了福音本身，使人们很难将路加的话同神话传说区分开来。

神话传奇的描述没有任何限制，福音作者看到的是玛利亚和若瑟两个痛苦的形象，他们在隆冬时节到达白冷，正是这样一个夜晚孩子出生了，没有人愿意收留他们，他们不得不和驴子及牛一起暂避在一个马厩（一处洞穴）里...一直到这些元素形成了一个婴儿床，却没有明白福音信息的丰富性。

“他们在那里的时候，她分娩的日期满了”（路 **2:6**）。路加不是在介绍一对幼稚的情侣，想要在那里疯狂的生下一个孩子。由纳匝肋到白冷的旅程步行需要四、五天的时间，不是一个怀孕后期的女人能够完成的，而是在这之前几个月完成的。因此，对于福音作者来说，玛利亚和若瑟为了人口普查来到白冷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分娩的日子”他们已经呆在这座城市里了，而不是正在赶来。

玛利亚“生了她的头胎男儿，用襁褓裹起，放在马槽里，因为客栈中为他们没有地方”（路 **2:7**）对于路加来说，没有人全力以赴陪伴至高者之子的出生，也没有任何亮光照亮这一幕。没有天使合唱团围绕着他们：玛利亚生了头胎男儿就像所有的女人在世界上生下了他们的孩子一样。

但是是什么原因导致“没有留宿他们的地方”？

巴勒斯坦居民的房子通常只有一个房间，白天在里面做饭、吃饭，晚上铺上垫子从祖父母到孙子们全家人都睡在那里（路 **11:7**）。这样混杂的环境不太适合一个孩子的出生，尤其犹太宗教认为分娩让一个女人成为不洁的（“若一个女人分娩，生一男孩，七天之久，她是不洁的” 肋 **12:1**）。分娩的母亲是不洁的，和她接触的一切人和事物都是不洁的。为此，没有接待玛利亚和孩子出生的地方。但是有一个地方可以接待他们，这也是最受保护的地方，那就是储存食物和动物饲料的地方。作为仓库和储藏室的洞穴（玛 **6:6**）。就是在那里，他们的孩子，包着襁褓，躺在马槽里。

在过去一个不正确的希腊词语的解释现在可以正确的翻译为住处：房间是白冷城人拒绝接待玛利亚和

若瑟理由的传说根源（“因为在客栈中为他们没有地方”）。福音作者没有使用客栈这个词而是用了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路 10:34）。而客店，这个词同样涉及到耶稣最后晚餐的地方（路 22:11；谷 14:14）。客栈这个词在圣经中非常罕见（在希腊旧约中出现了七次，在新约中只出现了三次），在耶利米亚先知书中可以找到先知祈求天主的呼声：“你是以色列的希望，是她在患难中的救主。为什么你在本乡好像是个异乡人，好像是个投宿一夜的旅客？”（字面意思客栈）（耶 18:8）。耶利米亚将上主比作为一个投宿的客人，似乎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存在，恰恰像以色列人所做的，他们没有人欢迎天主子的诞生：“他来到了自己的领域，自己人却没有接受他”（若 1:11）。他们在等待，他却不是他们所期望的。

不再有宗教

一个偷盗的职业

耶稣时代，拉比们不明白为什么在圣咏 23 篇天主被称为“我的牧者”。大家一致认为：“世界上没有任何职业比做牧人更受人鄙视的”（米德兰圣咏 23:2），并建议不要教自己的孩子做牧人的职业，因为这是一个偷盗的职业（Qid.M. 4,14）。

牧羊人大多数是羊群主人的奴仆，他们受剥削，收入微薄，深受主人或者其他牧羊人的敲竹扛。他们大半生生活孤独，除了动物没有任何人陪伴他们，牧羊人的声誉很不好，被视为是野蛮人，他们会盗窃牲口。

就像税吏（收税的人），牧羊人受到了蔑视：权力被剥夺，不能作证，被认为比动物更糟糕。能够将一只掉进坑里的动物拉上来（玛 12:11）。却不能拉出一个牧羊人来：“不能将一个牧羊人{从一个坑里}也不能将一个外邦人拉出来”（Tos.B.M.2,33）。

他们被社会边缘化甚至被宗教歧视。他们在动物中度过他们的时光，进入犹太寺庙或者殿宇的机会也不多，牧羊人生活在不洁的状况中，人们认为他们没有得救的机会。此外，根据法律，如果犯了欺诈的罪要另加五分之一偿还（肋 5:21-24）可以获得赎罪。对于牧羊人却不可能，返回他们偷盗来的，却不能获得赎罪。

属于牧羊人的只是惩罚，他们只是天主通过他的默西亚来临要消灭的罪人（“愿恶人在天主面前，灭亡消散，就像烟被风吹蜡被火化一般”，咏 68:2）。有人认为默西亚将要消灭远离他的罪人，粉碎敌人的骄傲就像粉碎陶壶一样，用铁杖粉碎他们所有的生活（咏 17:23-24）。在默西亚的王国里“没有一个邪恶者的位置”（咏 17:27）。

然而...

正是这些被社会抛弃，认为离天主最遥远的牧羊人，他们却是第一批得到天主子降生宣告的人。

路加写道：“在那些地区有些牧人露宿，守夜看守羊群”（路 2:8）。

从逾越节（3月/4月）盛宴直到帐篷节（9月/10月）之后，牧羊人都露宿在户外，牧羊人沉浸黑夜中不仅仅指的是时间方面。牧羊人是没有希望的不洁罪人，在他们内只有黑夜。但是他们的黑夜被闯入到他们生命中的天主撕破了：从那一刻开始天主不在是以前的天主，牧羊人也不再是和以前的牧羊人。

“有上主的一个天使站在他们身边...”路 2:9。在路加福音里这是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提到上主的天使显现，由此表达了天主自己同人们的沟通（创 16:10-13）。三次都是关于新生命的宣报：匝加利亚的儿子若翰的诞生（路 1:13），玛利亚之子耶稣的诞生（路 1:30），牧羊人救赎主的诞生（路 2:11）。但是天主闯入牧羊人的生命中，引起他们内的巨大害怕。他们知道天主憎恨罪人，想要消灭他们，他们做好最坏的准备。上主天使不是这样教导的吗？他们总是被描绘成手持脱鞘的刀（编上 21:16），负责行使天主的惩罚（撒下 24:16），天主要用烈焰消灭罪人（依 33:14）。

不是烈焰而是“天主的荣耀”笼罩着牧羊人（路 2:9）。

善意的人？

天主与罪人相遇却没有毁灭他们，而是以生命的挚爱包裹他们。

所有的一切与司祭和拉比们的教导完全相反。

而牧羊人，“他们非常害怕”（路 2:9）因为他们知道见到天主不可能还能继续活着（申 5:24），天使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给你们报告一个为全民的大喜讯，今天在达味城中诞生了一位救赎者，他是主，默西亚”（路 2:10-11）。

路加提前预告了牧人在他福音内容中的场景。“大喜讯”就是上主的天使已经来临，耶稣不是预言的惩罚罪人的默西亚（路 3:7），而是他们的救世主（路 19:9-10）。这个大喜讯不只是带给牧羊人的，而是带给全人类的。

当天主彰显自己时，他否认了宗教作为他的意志。

一直以来天主被教导为惩恶扬善的天主。“大喜讯”就是不奖励善，不惩罚恶，他传递给每个人的爱没有区别。天主的爱不取决于人的行为和他的反应，而是将他的爱丰厚地倾注在每个人身上，“因为他对待善人和恶人，是仁慈的”（路 6:35）。

天主将他的爱和宽恕给予人不是因为他们值得，而是因为他们的需要。天主的爱不再是给予担当的起的人，而是给予接纳的人，表达了他免费和慷慨的无限慈悲。

牧羊人，沉浸在他们的罪恶中，他们没有获得救恩的任何优点。天主的荣耀光照着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是值得的人，而是因为天主是爱（若一 4:8），除了对他们爱的流露，他没有用其他的方法与人类沟通。

天使加入到赞美天主的队列，赞美天主：“天主受享光荣于高天，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路 2:14）。

天主的荣耀彰显在可见的地球和平上，就是在所有那些促进人类生命丰富和幸福的人，是所有的人，无一例外，都是被主所爱的。在过去，这个句子的拉丁（拉丁文）翻译不准确，认为和平的目的是“人良好的意愿”。在这个翻译中融入了值得的意思：和平为了那些应该得到的人。对于福音作者来说和平是天主给予所有人的愿望，因为所有的人都是天主爱的对象。

牧羊人急于知道天主报告给他们所发生的事情，匆忙去了，“找到了玛利亚和若瑟，并那躺在马槽中的婴儿。他们看见以后，就把天使对他们论这个小孩所说的事，传扬开了”。（路 2:16-17）。

巨大的惊喜：“凡听见的人都惊讶牧人向他们所说的事。”（路 2:18）。

天主怎么可能显现给罪人，不消灭他们，反而用他的爱包围他们呢？

怎么可能，默西亚没有审判恶人，而成为他们的救世主呢？

如果牧羊人讲述的是真的，那么宗教关于天主教导的一切都将崩溃...

耶稣诞生了，宗教结束了。

所有的人都惊讶了，包括玛利亚。

但是她对于牧羊人所说的没有心生反感。她不拒绝天主的新消息，尽量去理解：“玛利亚却把这一切默存心中，反复思想”（路 2:19）。纳匝肋的女孩，她已经接受了天主的创造行动，在她的生命中体现了一种全新的方式，继续与全新天主的步调一致：“他已经更新了一切”（默 21:5）。

福音作者用轰动的方式结束了这段插曲：“牧人们为了他们所看见和听见的一切，正如天使向他们说的一样，就光荣赞美天主回去了”（路 2:20）。赞美和光荣天主曾是“服侍上主天使们”（1 Enoch 40,1-10）的任务，“七个天使随时进入天主的荣耀中”（多 12:15）。

一旦被他的爱笼罩，牧羊人，那被判决离天主最遥远的，现在担任起天使同样的任务，认为是最接近天主的，正因为如此，他们会光荣和赞美天主，并且继续做他们的牧羊人。

至高者天主子的诞生仅仅意味着惊喜和新奇的开始...

绊脚石

玛利亚的两只斑鸠

从牧羊人的叙述中，“牧人们为了他们所看见和听见的一切，正如天使向他们说的一样，就光荣赞美天主回去了”（路 2:20），路加急速地进入了更多的尘世的和世俗的主题。

牧羊人听见的，对于他们来说，人类的弃儿，他们的救赎来到了，他们看到基督天主的诞生就如同他们中的一个，躺在马槽里。但是有许多天上的天使在唱“天主受享于高天”（路 2:14,），现在一切都消失了，他们又回到了每天的生活中。

牧羊人的叙述让所有的人都感到惊讶，玛利亚没有拒绝，而是等待那个消息，从目前来看，似乎并没

有影响到她和丈夫的行为。他们在遵守法律中长大，认为主的旨意是唯一和最终的表达。玛利亚和若瑟仍然认为法律是有效的。

纳匝肋玛利亚的经验似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她将一切冻结起来，等待生活的验证和结出果实。天使对她说，圣神要临于她，至高者的能力要庇荫你，因此，“那要诞生的圣者，被称为天主的儿子”（路 1:35），但是玛利亚和若瑟奉献耶稣进行割损礼，他们认为亚巴郎的儿子已经是天主的儿子。

四十天后耶稣行割损礼，福音作者介绍玛利亚和若瑟上到耶路撒冷圣殿为遵守母亲的取洁礼（肋 12）和赎回长子（出 13:1-2）两项法律。

他们想要奉献给圣殿那个来自圣神的已经是圣者的人。

在犹太宗教的眼睛里，一个孩子的出生，不是创造了一个奇迹，而似乎总是需要赎罪的。

肋未记这本书，被视为天主永恒不变的意志的体现，书中规定，孩子行割损礼之后，母亲“还要守度三十三天的洁血期”（肋 12:4）。

法律无一例外：每个分娩的女人都是不洁的（肋 12:2），玛利亚也一样要有四十天的不洁期“不能碰触任何圣物，不可走进圣所，直到满了洁血期”（肋 12:4）。满了取洁的日期后，上到耶路撒冷圣殿，在会幕门口交给司祭“一只一岁的羔羊献做全燔祭，一只雏鸽或一只斑鸠，献做赎罪祭”（肋 12:6）。在母亲的取洁礼之后，法律规定，赎回那个孩子，因为“凡开胎首生的男性，应祝圣于上主”（路 2:23；出 13:12）。

每个首生的男性都属于上主（出 13:2），但是可以交付给圣殿五协刻耳银子（户 18:16）赎回来，相当于一个人二十个劳动日的报酬。福音作者并没有提及到这样的交付方式：耶稣不会被赎回因为他一直住在他父亲那里（路 2:49）。

玛利亚和若瑟为了女人取洁礼的奉献，他们无法按照肋未记的规定交付“一只一岁的羔羊”（肋 12:6），而是交付了一对斑鸠（一只作为全燔祭，令一只作为赎罪祭）（肋 12:8；路 2:24）。

没用的仪式

玛利亚和若瑟愿意“按照法律履行一切事情”（路 2:39），**路加**在叙述中强调使用了五次“法律”（路 2:22-29），就像梅瑟五书。但是玛利亚和若瑟的旅程被福音作者突然出现的一个词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力（“那时！”，路 2:25）

一个“圣神降临到他身上”的人，西默盎，意思是“上主倾听了我”（创 29: 33）。他被福音作者指做是一个正义和虔诚的人，他正期待着以色列的安慰，不一定说他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

路加的基本描述似乎并不是为了初期基督徒，也是为了纠正其他伪福音作者对西默盎是一位一百一十二岁（Ps. Matteo 15,2）的老司祭的说法。

西默盎不是司祭，而是一位先知，他不是一位讲究仪式的人而是一位生活的人。圣神就像“风随意吹到哪里”（若 3:8），**降临**到他身上，他与圣神的和谐让他坚信在未看见上主的受傅者、人民的解放者

默西亚之前，决见不到死亡。

因圣神的感动，西默盎来到圣殿，“正在那时，抱着婴孩耶稣的父母正进来，要按着法律的惯例为他行礼”（路 2:27）。

迎接他们的不是“遵照梅瑟法律执行取洁礼”（路 2:22）的司祭，父母遇到了一位来自圣神决定的男人，他阻止了不必要的仪式。

西默盎抱起孩子，他无心讲那些仪式的语言，而是讲了圣神的效能和生命的言语，通过他的话赞美了天主：“主啊！现在可照你的话，放你的仆人平安去了！因为我亲眼看见了你的救援，即你在万民之前早准备好的：为作启示异邦的光明，你百姓以色列的荣耀”（路 2:29-32）。

西默盎没有告别离去，而是赞美天主通过耶稣将他的救恩普施于全人类，这将在五旬节体现出来，当地球上所有的民族都听到了“他们在讲论天主的奇事”（宗 2:11）。以及平安，就是天使向他们宣布的被主爱的人（路 2:14），不再是对将来的一个承诺，而是现实存在的，西默盎现在完全是生活的，因为圣神在那里，平安就在那里（迦 5:22）。

西默盎的话留给耶稣父母亲惊讶。西默盎赞颂天主他看到的婴孩就是“为作启示异邦的光明”（路 2:32），即外邦人民。

玛利亚和若瑟对于牧人向他们报告的，诞生的就是他们的救世者（路 2:18）已经感到惊讶。现在西默盎宣布救恩也延伸到外邦人，因为他们也是天主的子民。

这让他们非常迷惑不解，因为每一个以色列人都知道外邦人不能得救，他们应该被消灭（“以色列家族，在上主的国土内，要占有他们为奴婢；于是以色列人要俘虏那俘虏过他们的人，要统治压迫他们的人”依 14:2），被选中的民族是以色列，这个不能授予其他民族的特权（“你的光荣不能授予其他国民” Bar 4,3）。

没有时间来惊奇。

西默盎继续他的赞美，祝福孩子的父母，然而出乎意料的对孩子的母亲说出了令人不寒而栗的神秘预言“看，这孩子已被立定，为使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和复起，并成为反对的记号---至于你，要有一把利剑刺透你的心灵”（路 2:35）。

如果西默盎打击玛利亚对她说这些悲惨的话和她将来悲惨的结局，是因为路加在她身上看到了忠实的以色列，这个民族要被一把利剑分开，就像厄则克耳先知所预言的（“刀兵应横在那里”则 14:17）。

玛利亚和若瑟上到圣殿本想找司祭为孩子的母亲取洁。然而他们遇到了一位充满圣神的人讲述了洁净以色列的话。

西默盎提到的利剑就是天主话语的力量（智 18,15；依 49: 2），在希伯来书信中的描述话语就是“天主的话是有效率的，比各种双刃的剑还要锐利，直穿入灵魂和神魂，关节与骨髓的分离点，且可辨别心中的感觉和四年”（洗 4:12）。将天主的话比为一把剑的说法在保禄的书信中也可以找到（“拿着圣神做利剑，即天主的话”弗 6:17），在默示录中，可以读到从：“从他的口中发出一把双刃的利剑”（默

1:16; 2:16; 19:15)。

耶稣和他的信息将是引起深刻对比和以色列内部撕裂悲剧的原因，并且由于他会导致“父亲反对儿子，儿子反对父亲；母亲反对女儿，女儿反对母亲；婆母反对儿媳，儿媳反对婆母”（路 12:53），代表了陈旧的（父亲，母亲，婆母）和新的（儿子，女儿，儿媳）之间的冲突爆发。

耶稣对于某些人来说是跌倒的绊脚石（伯前 2:7；罗 9:33），对于某些人来说是屋角的基石（宗 4:11）。西默盎向玛利亚宣布他儿子的话语将贯穿她的整个一生，这话就像一把利剑，将迫使她做出不可避免的痛苦选择。

如果接受天使的传报使她成为耶稣的母亲，接受儿子的信息使她成为耶稣的门徒。但是这句话往往会成为不解、悲伤和分裂的根源，就像耶稣对她母亲最初说的那些话：责备她的话（路 2:49）。

冲突开始

一个缺乏条理的家庭

路加以在耶路撒冷圣殿重新找到耶稣（路 2:41-52）作为耶稣“童年时期的福音”。在这段插曲中，也就是说有些小的惊慌，没有人看到他的身影，玛利亚没看到，若瑟也没有看到，他们的孩子消失不见了，在他们旅程一天之后他们才意识到，耶稣对他的父母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尊重。

在过去，人试图为他的三种行为找到借口，但实际上，他使不幸的情况更加糟糕。他试图使找到他的父母明白他应该留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但是在混乱的节日里，他的父母没有明白他。

尽管没有这方面的任何文献或者相关的历史传统，或者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他们设想出一个理论，旅行的队伍可能由两个不同的群体组成，所有的男性为一队，所有的女性为另外一队，孩子可以任选其中一队。

若瑟没有看到孩子在自己这一队，认为耶稣刚刚十二岁，因此还是个孩子（十三岁进入成人年龄），应同他的母亲在一起。

母亲没有看到耶稣，认为他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所以同他的父亲在一起。

试图减轻他们的罪过，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更多人展示的圣家，路加流露出来的却是一个没有条理的家庭。

如果将路加的这段福音作为一段编年史来看，你会很快发现福音作者的叙述牵强附会，充满了荒谬和矛盾。福音作者并没想将这个故事作为编年史事件来叙述，而是作为一个关乎到神学信仰的事件来叙述的。在这个插曲中，福音作者提前预示了以色列面对默西亚的反抗，以及来自耶稣家庭和他门徒们理解耶稣的难度。

对于耶稣父母的形象，福音作者无意去描绘具体的个人，但是以色列很难明白这个反常的默西亚，他的每个计划和每个期待都不在他们内。

为了更好的说明这一点，福音作者删除了叙述中的每个人的名字，除了耶稣之外。只是说他的父亲和母亲，耶稣的父母，而在整个段落中都没有提到他们的名字。

圣神的阻挡

耶稣的父母遵守上主的法律（出 **23:17**；**34:23**），按照惯例上到耶路撒冷去（路 **2:42**）过逾越节，随身带上了耶稣，他只有十二岁，尽管每个被要求去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犹太男性从十三岁开始。

他们离开纳匝肋，恩宠之地（路 **1:30**；**2:40,52**），为了上到耶路撒冷，被法律统治（路 **2:22-24**；**28,29**）、参与圣殿朝拜的地方。那个他们尊崇为殿宇的地方，对于耶稣来说无疑就是“一个贼窝”（路 **19:46**）。他们所看到的这座宏伟的建筑将要彻底被拆毁：“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而不被拆毁的”（路 **21:6**）。

圣神的经验，与西默盎的相遇，似乎还没有在耶稣的父母身上产生任何变化。宗教传统有着如此强大的力量，它深深滴植根于人内，阻止天主的创造行动，圣神在他的生活中产生的影响是缓慢的。

耶稣的父亲和母亲也希望耶稣参与分享他们的宗教，与过去的传统结合，他是“更新一切的”（默 **21:5**）那位。

节日庆典持续一周（肋 **23:5-8**），但是要在耶路撒冷停留三天就足够了。最后，他的父母重新回到了包括全族家人的旅行队伍。

父母们相信耶稣跟随他们，追随他们的脚步。但是耶稣并没有尾随他们。

孩子没有跟随父亲的道路，也没有跟随母亲的道路。

他已经开启了一个新时代，这是天使向匝加利亚宣布的，在这个时代需要“为父的心转向儿子”（路 **1:17**），但是耶稣的父母还没有明白他们应该跟随他们的儿子，而不是反对他。

当他们意识到耶稣没有跟随他们时，他的父母重新踏上旅程回到耶路撒冷。尽管这不是一座很大的城市，却也用了三天的时间才找到他，这意味着他们在到处找他，更不必说在他呆过的地方。

终于在圣殿找到了耶稣，却不是专门进行礼仪庆典的地方，而是在那个为法律讲授保留的地方，撒落满的游廊下（若 **10:23**），耶稣“坐在经师们中间”。

路加安置耶稣，“充满了智慧”（路 **2:40**），中间是天主智慧的位置（“智慧颂扬自己，在他的民族中获得荣耀”，德 **24:1**）。福音作者在耶稣的身上更多的使用了老师这个词，将他作为一个出类拔萃的老师来介绍，他的教导使其他经师们的讲授黯然失色。

耶稣坐在那个典型的讲道的位置上（路 **4:20**）。他不只是聆听其他经师们的讲授，而是也询问他们，没有给予他们回答的时间。关于其他经师们的回答没有任何报道，他们：“除了他自己，没有人明白

他的询问和他的回答”（路 2:47）。

对于“除了他自己”明显经师们没有接受耶稣的那些询问。接下来，耶稣进入圣殿讲道，宗教当局想要杀死他（路 19:47）。

奥妙的话

他们一看见他，便大为惊异。

他们为他所做的事情感到惊奇，他们在圣殿里经师们中间找到自己的儿子。他的母亲开始责备耶稣：“我的孩子，为什么你这样对待我们？看，你的父亲和我，一直痛苦的找你”（路 2:48）。

那么，再一次提到母亲时没有提到她的名字，福音作者将她作为以色列信仰的形象来描绘的，他们不理解这个出生的默西亚。

在母亲反叛儿子责备儿子的话语中，可以读出以色列的一切挫折，他们想以各种方式集他们的传统和他们的历史于耶稣一身。对于他们来说一个从所有的传统和人民期待中解放的默西亚是不可思议的。他们认为耶稣是属于他们的，应该依靠他们。出于这个原因，母亲喊耶稣为我的孩子（希腊语中，儿子一次源于动词生出，特点是依赖母亲），这个词在福音里面被使用到耶稣，天主子身上。

耶稣以更加严肃的责备回应母亲的责备：“你们为什么寻找我？你们不知道我必须在我父亲那里吗？”在路加福音耶稣的尘世生活中，他最初的话语和最后的话语中，涉及到父的话题时（路 2:49；23:46），这是唯一一次对母亲的责备。

耶稣责备他的父母，即因为他们在寻找他，也因为他们本该明白他的意图，但是耶稣的父母却：“不明白他们对他们所说的”。

父母的不理解包含了全体子民的不理解。耶稣的家庭不理解他，他的弟子们也不明白他，天主的信息要通过儿子彰显出来：“连他的兄弟们也不相信他”（若 7:5）。

误解陪伴着耶稣，尽管他试图要他的门徒们明白默西亚的计划，他为爱所有的人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他们不明了这话，这话为他们还是蒙蔽着，不叫他们了解；他们又怕问他这话的意思”（路 9:45；18: 34）。

在他严肃的回答中，耶稣强调了他的父亲是天主，而不是若瑟。

父亲是那个除了给孩子延续生命的人也是延续自己宗教传统的人。耶稣不接受若瑟传递给他的传统。他不是若瑟之子而是天主之子，他不是以色列传统的继承人，而是天主可见的爱的见证人（路 3:22）。尽管有误解，耶稣的母亲没有拒绝儿子的话，而是继续“默存在心中“，就像之前关于牧人们说过的话（路 2:19）。

母亲现在开始明白了西默盎的黑色祝福：“将有一把利剑...”路 2:35）：耶稣的话就是穿透生命，促使人做出艰难选择的一把利剑。就在那一刻，被播下的话语的种子开始发芽，将耶稣的母亲转变为基

督的门徒，但是路还很漫长和艰难。

肋旁的手指

被拆毁的墙

根据福音作者的描述，耶稣三次试图在会堂里讲道：第一次被突然打断了（谷 1:21），第二次，他们决定杀死他（谷 3:1-6），第三次在纳匝肋，他们试图暗杀他（路 4:16-30）。显然圣地和宗教人士不仅仅要阻抗圣神的行动，而且对于天主子还是敌对和危险的。

虽然没有提到名字，但是很容易认为玛利亚和其他居民一起出现儿子在家乡会堂里唯一的一次讲道（路 4:16-30）现场。

试图迫害耶稣只是布满了默西亚生命中众多悲剧事件中的一个，像一把利剑，越来越刺痛玛利亚的生命（路 2:35），迫使耶稣的母亲做出艰难和痛苦的抉择。

耶稣再次回到纳匝肋时，同乡亲们认识的那个耶稣已经彻底不一样，他们很难认出他。耶稣身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他身上再也看不到以前的那个他。

还有他已经加入了施洗者若翰在旷野里运动，同所有的人在约旦河里受洗。但在洗礼的那一时刻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圣神降临在耶稣身上，天主宣布那是他的爱子：“你是我的爱子，我因你而喜悦”（路 3:22）。

耶稣在约旦河经验到天主的临在，在他的生命中产生了彻底的变化，现在若瑟的儿子充分地意识到他是天主子，被主派遣来开创天主的国度。

耶稣，“因圣神的德能”回到加里肋亚（路 4:14），在那个地区，在纳匝肋他成长的地方开始讲道。在安息日奉献给主，进入家乡的会堂。

纳匝肋的期望是极大的，因为他们同胞的恶名已经传遍加里肋亚，耶稣所做的似乎没有损害他的名誉。事实上，他被依撒意亚先知赋予角色，马上寻找到一段有名的圣咏，熟记在人们脑海里的，因为他是期待已久的解放以色列的默西亚：“吾主上主的神临到我身上，因为他给我傅了油；派遣我向贫苦的人传报喜信，治疗破碎的心灵，向俘虏宣告自由，向盲者宣告复明，使受压迫者获得自由，宣布上主恩慈之年...”（依 61-62）。

在这段预言的文字里，宣告了天主的受傅者，默西亚解放的阶段。他向穷人宣布将他们的贫穷进行到底，被外邦统治压迫下的人民要获得自由，宣布恩慈之年，在这恩慈之年要颁布：“所有的人个归其祖业，人各反其家庭”（肋 25:10）。然而令人费解的是耶稣截取式的阅读，而忽略了人民更加关注、更为重要的那一部分，“我们天主报仇的日子”（依 61,62），这与上主恩慈之年的宣布是分不开的。

那个“我们上主报仇的日子”是与外邦人战斗已久的标记，他们必须被制服，成为以色列的奴役，就

如依撒意亚先知书继续写道：“外邦人要为你们牧放羊群，外方人的儿子要作你们的农夫和葡萄园丁...你们要享用万民的财务，以他们的财宝而夸耀”（依 61:5-6）。这段文字以拉比们的保证作为结论：“默西亚时代的每个犹太人都会有 2800 个外邦人奴役”（Per.Rab.,36）。

会堂里的气氛十分紧张（“会堂内众人的眼睛都注视着他”），但是耶稣却证实了先知书的阅读，从他的口中出来的只有“恩典的话语”。耶稣不但终止了阅读，忽略了其中宣布天主报仇的章节（“给西雍悲哀的人一项冠冕”依 61: 3），而且也未能使天主仁慈的行动仅仅局限于以色列。

耶稣没有筑高民族间仇恨的墙壁，而是拆毁了他们（弗 2:14），因为天主的爱扩展到所有的民族。

以色列没有理由保留一个民族的优越感。当一个民族声称被天主所选、祝福和爱意味着它排斥其他民族被祝福，他想要征服和利用其他民族，天主贬低为随军牧师的角色时刻准备好祝福军队。

上主从埃及解放了以色列，因为天主使受压迫者获得自由（路 4:18），但是天主为以色列所做的那些，也使天主成为那些民族的历史敌人（“对于我来说你们不是埃塞俄比亚人，以色列人吗？雅威的神谕？不是我从埃及人、非利士人和亚兰人手中领出了你们吗？Am 9,7”）

删除了天主复仇的宣告，只宣告了他的仁慈，耶稣没有引用以色列先知的正版传统预言，天主的祝福延伸到所有的子民，包括仇人：“万军上主的雅威祝福他们说：我的百姓埃及，我双手的工程亚述，我的嗣业以色列是应受咱们给的”（依 19:25）。

纳匝肋的警告

耶稣说了他不应该说的话：天主将他的爱也倾注给了外邦人，那是让人无法接受的。默西亚的任务不是消灭践踏以色列外的那些国家（咏 2:8-9），惩罚所有的不公正和消灭“违背法律的异教徒”吗（咏 17: 24）？

耶稣的话引起所有在场的人的愤怒，他们问他：“这不是若瑟的儿子吗”？

这个问题并非指向耶稣与若瑟的父子关系，这一点在纳匝肋没有任何怀疑（人都以为他是若瑟的儿子，路 3:23），但是耶稣的举止行为却不像他的父亲。

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对于“谁的儿子...”不仅仅意味着生育他的父亲是谁，而且那个人也是将来自父母的传统传递给他，使之与父亲有类似的行为举止。在场的人都感到惊奇耶稣所做的事情并不像他的父亲若瑟的行为态度。

在当时的整个加里肋亚地区，尤其是山区的纳匝肋的那一带，他们不断的反抗罗马人的统治，引起骚乱，然后以血腥的战争结束（宗 5: 36-37）。

纳匝肋的绊脚石基于这样的事实，他们在耶稣的话语中找不到与他家族共享的好战思想。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一些古文（Ab.Z.Y.40d;Tos.Ch.,2,22-24）中。潘多拉可能是建立了纳匝肋人的著名绰号，也就是耶稣父亲的祖父（Epifanio, Adv.Haer.III,78,7）。

但是耶稣不是若瑟之子潘多拉，而是仁慈的天主之子（路 6:36）。在他内没有仇恨和暴力，而是给予

所有的人完全的爱，甚至是仇人（路 6:35）。

耶稣来了不是为了复兴以色列王国，而是为了创建天主的国度（宗 1,3:6）不是统治其他的民族，而是将父的爱倾注给全人类。

纳匝肋人燃烧的失望和挫败感转变为对耶稣的反对，而不是去试图解释和安慰灵魂。面对在场人的激烈反应，人们愤怒了他们期待已久的默西亚在谈论爱，而不是报复打击敌人，耶稣将手指放在肋旁的伤口上，指向以色列历史上的两个情节，他们宁愿不记得事实。

对于外邦人他们被仇恨和蔑视所蒙蔽，犹太人不明白为什么，当以色列被饥荒蹂躏，被麻风毁容时，天主派遣他的先知们帮助外邦人而不是援助他的子民。然而，耶稣提醒他们在饥荒之年他们是如何饥饿，天主派遣了麻风病人进入了以色列，唯一一个痊愈的是借着先知厄里叟工作的外邦士兵，（列上 17:8-16；列下 5:1-4）。

太过分了：“在会堂中的人听见这些事情，都愤怒填胸，起来把他赶出城外，领他到了山崖上---他们的城是建在山上的---要把他推下去”（路 4:28-29）。

纳匝肋人的反应让他们对之前耶稣说过的：“没有一个先知在他的家乡受欢迎的”（路 4:24）心生愤恨。耶稣的这些话指向耶利米的悲剧，这个阿纳托的先知正是他的同胞们企图暗杀他：“不要奉上主的名讲预言，免得你死在我们手里”（耶 11:21）。

在纳匝肋发生的只是将来发生在耶路撒冷的那件事的预演，在那里耶稣被所有的人拒绝。纳匝肋没有成功的那件事，耶路撒冷的民众将要实现，他们将他带到城外杀死了耶稣（希 13:12）。

玛利亚在或不在犹太人的教堂里，骚动的同胞们都决定要杀死她的儿子，都将她置于痛苦的选择面前：耶稣作为民众的叛徒，按照法律他应该死（申 13:10-11）。

她要站在那一边呢？

来自马尔谷福音的玛利亚

耶稣被捕

马尔谷福音被认为是最古老的一部福音，他严肃地保留了整个悲剧情节，不管是玛窦还是路加，在审查部分都没有太强烈的渲染这一部分（玛 12:46-50；路 8:19-21）。

情节在这个问题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耶稣开始他的行动之后，唯一一次母亲与儿子相见的情节（或者更好的说相遇）。

在此之后，在只有关系到与儿子的关系方面（“玛利亚的儿子”，谷 6:16；玛 13:55）时，耶稣的母亲从马尔谷和玛窦的福音里消失了。相反，路加在他事业的第二部分又回到玛利亚的存在上，就像在宗徒大事录里耶稣的母亲同其他妇女和耶稣的兄弟们，一起出现在耶路撒冷，称为首批使徒团的一部分。

（“这些人同一些妇女及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他的兄弟，都同心合意地专务祈祷”，宗 1:14）。

疯狂的基督

耶稣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疯子。安息日他进入葛法翁会堂，公开违背天主的法律（谷 3:1-6）。

从那时起，经师们，以色列的最高宗教权威，认为耶稣是一个亵渎者，应该受到死亡的惩罚（谷 2:6-7）。

耶稣的行为似乎证实了经师们的判断。他曾经号召肋未跟随他，作为一个税吏，被认为是无可救药的，该死的和不洁的人（谷 2:13）。不只如此：耶稣同那些被天主诅咒的人保持良好的关系，与不洁的同席，如税吏和罪人，制造绊脚石，引起那些虔诚的遵守洁净法律的法利赛人的强烈愤慨（谷 2:15-16）。

但是这一次他超过了底线。

这还不够，面对法利赛人指责他的门徒们不守安息日的指控，他还保护他的门徒们（谷 2:23--27）；现在耶稣自己也公开地违背遵守安息日的法律。

在所有诫命中，拉比们认为遵守安息日是最重要的一条诫命，正是这一条，他们教导为，这是唯一一条天主自己连同他的天使们也一起要遵守的诫命（Giub.2,18）。

违背安息日无异于违背了所有的法律，应当被处以死刑（出 31:14-15）。

耶稣，尽管法律禁止在安息日进行一切类型的工作，他知道这一天应该奉献给上主，不能探访照顾病人（Shab.M.22,5），他却在会堂里治愈了一名枯手的人。太过分了：“法利赛人一出去，立刻便与黑落德党人做陷害耶稣的商讨，为除灭他”（谷 3:6）。

很显然他受到了宗教当局的排挤，并且他们打算暗杀他，耶稣打破了这一点，并邀请十二门徒跟随他：

“为同他常在一起”（谷 3:14）。十二门徒的数目同样是古老的以色列支派的数目（创 49:1-28）。耶稣与他们一起建立了新的以色列，替换了那些不接受他的人（若 1:11）。

这是分裂的实现。

情况是如此的严重，宗教机构邀请了总部耶路撒冷的经师代表团，以色列的官方神学家们来到葛法翁。经师们的反应极端暴力。他们宣判耶稣：“附有贝耳则步，依赖魔王驱魔”（谷 3:22）。

关于这一点，家庭不能干预，认为他确实是错误的：“他的人听了这一些，便出来抓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疯了’”（谷 3:21）。

家属们认同经师们颁布的这一点：耶稣疯了（“他附有邪魔，谷 3:30”）。

他们并不打算说服耶稣的错误和他的愚昧无知。与耶稣再也没有更多要讨论的，必须采取行动，将他作为疯子逮捕他。

福音作者强调了事情的严重性，耶稣家族宗教的作用，同样的动词涉及到黑落德王抓捕施洗者若翰（谷 6:17），试图抓捕耶稣的是公议会（谷 12:12;14:1）以及出卖他的人是犹大（谷 14:44-46）。

那么玛利亚呢？

与家人耶稣似乎没有过轻松的关系。

在纳匝肋没有人相信他，正是因为这一点耶稣因“他们的无信心而感到诧异”（谷 6:6），他的家人对他也没有什么可重视的：“连他的兄弟们也不相信他”（若 7:5）。耶稣的家庭成员决定逮捕耶稣，母亲的身影出现了，摆在第一位：“耶稣的母亲和他的兄弟们来了，站在外边，派人到他跟前去叫他。”（谷 3:31）。

不管是耶稣的母亲还是他的弟兄们都没有提及他们的名字。根据福音作者使用的文学技巧，匿名人物指的是某些代表性人物而不是真正的某个人。耶稣的母亲和他兄弟们的态度是要逮捕他，不能让他玷污自己的家庭。

马尔谷写道耶稣的家人站在“外面”。站在“外面”意味着被天主的国排除在外，也是用这种方式指向那些外帮人（“天主国的奥义只赏给了你们，但对那些外人，一切都用比喻”，谷 4:11）。

有那些坐在他身边围绕着他的那些人形成的这个屏障，阻止耶稣的家族靠近他，那些人对于默西亚和他的信息给予充分的支持。

尽管以色列的最高宗教权威，不是别人正是来自耶路撒冷来的，他们判定耶稣“附有贝耳则步”（谷 3:22），还有谁会毫无疑问地选择留在他身边呢？

由那些税吏和罪人组成的群众在耶稣身上找到了对于他们来说的一个好消息：天主爱不洁的以及受诅咒的人。就是这些人当中的“许多人跟随了他”（谷 2:15）。

家里的人没有。家里的人没有跟随耶稣而是跟随了经师，为此他们站在外面，与他们的亲人没有任何接触的可能性。

但是有些人指给耶稣他家庭的存在：“看，你的母亲和你的兄弟们在外边找你”（谷 3:32）。

耶稣家族的用心是什么，可以通过动词寻找，这个词福音作者使用了十次，总是在消极或敌对的情况

下使用，例如宗教当局和犹太寻找耶稣为了杀害他（谷 11:18； 12:12； 14:1）。

在宣讲中耶稣再次强调他的家人“站在外面”。他们同那些围绕着耶稣的败类，那些税吏和罪人没有任何关系，对他没有那么多的了解。他的家人并不打算与那些同“附有邪魔”（谷 3:30）的人站在一起的人有任何牵连。

耶稣警告前来寻找他的母亲、兄弟和姐妹，耶稣原地没有动。他没有去见他们。甚至也没有邀请他们走到自己跟前来。“他回答他们说：‘谁是我的母亲和我的兄弟’”（谷 3:33）。

耶稣说出的话像匕首一样刺痛人心，因为他的话就是神的话，“他的话确实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比各种双刃的剑还锐利，直穿入灵魂和神魂，关节与骨髓的分离点，且可辨别心中的感觉和思念”（希 4:12）。

耶稣，他打破了以色列，召叫了十二个门徒建立了天主的新子民，现在他终止了同家人的关系，同那些跟随他的人建立了新的家庭：“遂环视他周围坐着的人说：‘我的母亲和我的兄弟！因为谁奉行天主的旨意，他就是我的兄弟、姊妹和母亲’”（谷 3:34-35）。

耶稣用他严厉的话语断绝了大多人家庭成员不承认的血缘关系，同跟随他的那些人，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建立了真实的家庭关系。同耶稣真正相连接的关系不是血缘纽带，而是建立在天主话语基础上的思想上的共融（路 11:27-28）。

他的家人，被封闭在狭隘的以色列宗教民族主义里，他们不明白耶稣要以更广阔、更普世的视野，向所有的人开放：“任何人...”。

属于耶稣意味着不受民族、宗教、国籍的任何限制，向所有愿意实行天主旨意的人开放：“每个人通过实践爱相似他，成为他的义子”（弗 1:4）。

对于耶稣的母亲与以前生了他再没有任何关系。摆在面前的就是一个选择。她可以同她的家人回到纳匝肋去，离开疯狂的耶稣，或者是决定成为基督信徒的一份子，永远离开他的家人。任何一种选择都是悲剧的和要承担后果的。在当时的文化里只有妓女生活在家庭宗教以外...

玛利亚的儿子

经师们的复仇

认为儿子疯了能够掌控儿子失败之后，耶稣的母亲在马尔谷福音里消失了，就像在玛窦和路加福音里一样。公开的是玛利亚如何选择的问题：她跟随了她的儿子还是同她的宗教家庭回到了纳匝肋？福音作者没有提供答案只是提供了一些线索。

尽管他的家人认为耶稣疯了，他的名声是一个巫师或者通过邪魔工作（谷 3:3），耶稣照样决定同他的弟子们回到纳匝肋。虽然故事发生在这个小镇上，但是福音作者并没有明确写出它的名字，而是写

道“耶稣来到了自己的家乡”（谷 6:1）。对于福音作者来说，发生在纳匝肋的那件事情不就是在以色列将要发生的事情的提前预告吗？

耶稣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福音作者没有报告他的同胞们，以及他的家人有任何反应。

每次耶稣来到一座城市，全城的人都会马上聚集来（谷 1:33）。

在纳匝肋没有一个人来。耶稣被人认为是一个最好应该避开的疯子。

由于没有任何人对耶稣和他的教导感兴趣，倒是耶稣主动先开始，“到了安息日，他便开始在会堂里教训人”（谷 6:2）。

第一次耶稣在葛法翁的会堂教训人，尽管同一个附有邪魔的人发生了意外的事件，但是在场的人都承认耶稣的教导具有权威性，而不是经师们的教导有权威，“他的声誉遂即传遍了加里肋亚”（谷 1:28），而不是纳匝肋。

小城镇链接着传统，“所做的总是如此”，对于每一个消息都是伴随着怀疑，都认为是对他们安全的攻击。

传统教义教给他们不要承认耶稣的教导，纳匝肋人反对和谴责耶稣的教导。在纳匝肋没有人试图将新酒装在旧皮囊里（谷 2:22），而是完全不接受他，甚至连品尝一下都不想（“也没有人喝着陈酒，愿意喝新酒的，因为他说：还是陈的好！”路 5:39）。

犹太会堂里，所有在场的人都反对耶稣，仇恨让他们在评论中避免提及他的名字，用轻蔑的方式指向他“他这一切是从哪里来的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样的智慧？怎么借他的手行出这样的奇能？”（谷 6:2）。

他们不能从耶稣的教导中辨认出天主的话，和在他的行动中觉察到天主的标记，他的乡亲们得出的结论是他的奇能来自于恶魔，从而证实了经师们对耶稣的指控（“他附有贝耳则步，赖魔王驱魔”，谷 3:22）。

在葛法翁的会堂里，所有的人都惊讶耶稣的教导，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威似得，不像经师们一样”（谷 1:22），经师们遭到了声誉扫地之后，现在是经师们的报复。

纳匝肋，他的家乡，发生了与葛法翁相反的情况。在那里，耶稣的教导让经师们的声誉崩溃，而在这里耶稣丢失了他的声誉。

纳匝肋人撇清了同耶稣的关系，总是避免提及他的名字，这样称呼他：“这人不就是那个木匠吗？他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伯、若瑟、犹达、西满的兄弟吗？他的姊妹不是也都在我们这里吗？”（谷 6:3）。

从马尔谷福音里我们知道耶稣曾经是一个木匠（在玛窦福音里，他是“木匠的儿子”，玛 13:55）。不管是在希腊语中或者在希伯来语中，他们都有工匠的意思，石匠，木匠或者五金匠人，可以指木匠也可以指木工。

在德训篇中，木匠被放在经师的对立面上，在那一段里，将智力劳动的贵族同贫困的手工业者作为对

比。因此尽管“经师的智慧，是从悠闲中得来的；事务不繁忙的人，方能成为明智的人”（德 38:24），“工匠们...在民众的会议中却没有人推荐他们...他们不会讲解律例和正义也不会发明格言”（德 38:28； 33； 34）。此外，在先知书中，木匠的工作总是以消极的方式呈现，他们被成为偶像的制造人（依 44:9-20； 耶 10:1-6）。

纳匝肋人这样评估耶稣讲论的题目的重要性：他不是经师，也不是长老，而是一个木匠，所以他的教导不但不能够提供任何真理的保障，并且怀疑他讲论的根源。

基督的无能

从智慧的角度考察了耶稣后，现在纳匝肋人又在调查他的家人，而奇怪的是耶稣没有按照当时的习俗被称为某位父亲的儿子，而是说他是母亲：“玛利亚的儿子”。

在马尔谷福音里一直没有提及若瑟，即使是父亲死亡的时间。从来没有一个人被作为母亲的儿子来称呼（在平行的路加福音里，可以读到“这不是若瑟的儿子吗？”，路 4:22），是否不是为了羞辱他，像 Iefte 一样，形容他为“一个妓女的儿子”（Gdc 11,1）。

几乎做了很细致地人口普查，纳匝肋人细数了耶稣的整个家庭，精心列举出他有四个兄弟（雅各伯、若瑟、犹达和西满）和不精确的姊妹的数目，这些姊妹也没有名字，因为女人在那个世界里没有任何尊重。

很明确“他的姊妹不是也都在我们这里吗？”（谷 6:3），可能相反提醒耶稣的母亲和他的兄弟们不再在纳匝肋。

这是他们离开家乡跟随耶稣的一条线索？

耶稣的两个兄弟，雅各伯和若瑟，在福音中再次被作为一个女人的儿子提到，当耶稣还在加里肋亚的时候就跟随了他，并且同耶稣一起上了耶路撒冷（谷 15:40-41）。这些妇女是耶稣受害（还有些妇女从远处观望，其中有玛利亚玛达肋娜，次雅各伯和若瑟的母亲玛利亚及撒罗默...，谷 15:40）和埋葬的见证人。有些学者认为这个玛利亚就是耶稣的母亲，马尔谷以此来呈现儿子的十字架和受难。

在审查完耶稣和他的家庭后，纳匝肋人得出的结论是彻底否定他：“他们便对他起了反感”（谷 6:3）。在犹太会堂里的情况比在葛法翁的会堂里被附邪魔的人情况更加糟糕。这个人对于耶稣的存在不是无动于衷的，他曾经反对和抨击耶稣，然后接受了耶稣给予他的解放（谷 1:21--27）。

在纳匝肋没有人来听耶稣的话，甚至是挑战他。

面对同胞们的拒绝，耶稣不得不注意，并证实“先知除了在自己的本乡、本族和本家外，是没有不受尊敬的”（谷 6:4）。

耶稣，在福音里面唯一一次称自己为“先知”。他的称呼不是人的智慧而是来自天主自己的表现，在葛法翁得（谷 1:22； 27）到认可的这个权威在纳匝肋没有得到认可。

在纳匝肋的不被接受，福音作者预示了以色列一直以来好像聋子和反对上主使者的预像（玛 23:37），

福音作者得出的痛苦结论是“耶稣在那里不能行什么奇能，只给少数的几个病人覆手，治好了他们。他因他们的无信心而感到诧异”（谷 6:5）。

耶稣的使命是圣神的洗礼（谷 1:8），通传给每个人丰富的生命。耶稣能够释放俘虏，医治病人，洁净麻风病人，复活死人。

但是他在路上什么也不会做。

那撒在路旁的话“撒旦立时来，把撒在他们心里的‘话’夺了去”（谷 4:15）。

会堂是一个耶稣无法沟通和释放生命的地方（“在那里他不能行任何奇能”）；朝拜的地方却是不信的地方。宗教提供的殿宇却是不愿意让天主的圣神和他的话语能够停留的地方。

宗教当局已经做出裁判耶稣不是以圣神的能力行驶奇能，而是“依仗着魔王”（谷 3:30），百姓屈从于宗教当局，他们没有能力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并评估自己所做的事情。宗教当局所犯的罪，是不得赦免的，因为他们犯的是亵渎圣神的罪（谷 3:28-29）。

耶稣离开了纳匝肋，他们再也不想让他回来了。

来自若望福音的玛利亚

美酒与荣耀

新的盟约

在若望福音中看不到伴随着玛利亚信仰成长的痛苦煎熬。福音作者呈现出来的耶稣的母亲已经完全转变为基督的门徒。

在这部福音里，玛利亚只出现在了两个密切相连的事件中：加纳婚宴（若 2:1-12），耶稣在那里宣布了他的时间（若 2:1-12）；十字架下（若 19:25-27），默西亚完成任务的时间。

若望特别注重地描述了加纳婚宴的情节，这是唯一一个耶稣彰显了他“荣耀”（若 2:11）的细节。

福音作者设置这个婚礼在“第三天”，指向天主和以色列之间的盟约（“第三天上主要在百姓观望之下降到西乃山上”，出 19:11）。

若望想要人明白这一段变水为酒的插曲指向盟约的转变，由梅瑟的盟约变为耶稣的盟约。为此，关于婚礼的整个段落，先知们描绘了天主新郎同他的新娘以色列之间的主题（依 54:5；欧 2-3）。

在这段叙述中，唯一出现的一个名字是耶稣，他是天主可见的彰显，是这场婚礼的真正新郎。其他所

有的人物都是匿名的，包括耶稣的母亲，四次只是以这个身份出现。通过这种文学手法，福音作者想要描绘默西亚的母亲——忠实的以色列，她已经准备好履行上主的应许。

婚宴是一个涉及到整个国家的事件，没有被正式邀请的必要：在这场婚礼的庆祝中所有的人都被邀请参加家庭的喜宴。

面对数目不详的客人，为庆礼及时采购从三天到一个星期不等的家宴用品，要有一个人来主持宴会，主持宴会的“司席”要确保食物的供给尤其是给大家的喜酒。

但是不管是他还是参加婚礼的其他人都发现在这场婚礼上没有酒了。

酒，喜悦的表达（亚 9: 13-14）和新郎新娘间爱情的标志（雅 1: 2）。然而在这场婚礼上缺乏了酒，就如同上主和他的子民之间缺乏了爱情。

唯一一个人感觉到缺乏酒—爱情的人是玛利亚。并且进行干预，她转向耶稣，于是出现了以下这个情景：“他们没有酒了”。她没有说“我们没有酒了”而是说“他们没有酒了”。

耶稣的母亲清楚的知道天主的爱没有结束（“我爱你直到永远”，耶 31:3），于是转向默西亚—新郎，为要告诉人们没有酒的悲剧情形，是他们从来没有经验到与主之间的爱情。

最后的话语

耶稣对他母亲的回答（“女人，这于我和你有什么关系？我的时刻尚未来到”）一直困惑着那些读福音书的人，好像他记述了历史而不是信仰神学。令人惊讶的是耶稣回答的语气，既是这个事情也是他对母亲的称呼“女人”，这是对于一个已婚女人的称呼（“妻子”，格前 7:16）。

在若望福音中耶稣称呼三个女性“三个妻子”为“女人”，她们分别是天主同他盟约团体的形象：母亲，总是忠于天主的以色列的新娘形象，撒玛利亚妇女（若 4:21），就是那个通奸被新郎重新夺回爱的新娘（若 4:21）形象，而玛利亚玛达肋娜，则是新约团体的新娘形象（若 20:15）。

耶稣对他的母亲说他的时刻“尚未来到”。

默西亚的时刻是他死亡的时刻（若 13:1），十字架上交付了灵魂（若 19:30），是天主爱人的最高体现，天主的能力使人们有能力将感受的爱慷慨地给予别人（若 13:34）。

玛利亚明白默西亚的时刻不远了，她吩咐仆役们要服从耶稣。福音作者使用了希腊语的仆役，但不是指仆役，而是能够自由服务他人的人，这是天主真门徒的具体特征（若 12:26）。

耶稣的母亲对这些仆役说：“他无论吩咐你们什么，你们就作什么”。

这些话是玛利亚在福音中最后的言语，提醒人记起西奈山上民众准备接受梅瑟颁布盟约之前所宣布的：“凡上主所吩咐的，我们全要作！”（出 19:8）。

母亲，忠实的以色列形象，她意识到旧约已经衰退，耶稣正在迎来新的盟约，她吩咐仆役们同默西亚正在计划的盟约合作。

正是这一点，福音作者报告缺乏酒—爱情的原因，并具体为“在那里放着六口石缸，是为犹太人的取

洁礼用的；每口可容纳两三百桶水”。这六口空石缸的水为了洁净新郎家庭的罪与不洁，但是福音作者将此延伸到犹太人，就是以色列人民。

石缸，里面可以盛放超过六百升的水，这是宗教给人灌输的一种无价值感，让人感到内疚和不断的需要天主的宽恕。

在这个宗教体系里，人感受不到与天主共融的爱情纽带，只是害怕他的惩罚：这就是为什么在加纳婚宴上，与天主盟约的预像里，没有酒，没有爱情。

虽然他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表明对于忠实的以色列，吩咐他们倒满水：最终的净化，将是默西亚的工作。

这些石头的水缸，就像写在石板上的旧约，里面永远没有包含酒：将水变为酒是耶稣的礼物。

虽然为了净化的水需要人不懈的努力才能获得天主的爱，但是酒是来自天主免费的礼物。

在新约里天主不依照人的努力赐予他的爱，而是免费的给予，作为他爱的慷慨表达，因为他的爱不是被人的优点所吸引，而是被他们的需要吸引（路 18:9-14）。在新约里面，也不再需要遵守更多的法律，而只是接受天主的爱，信徒不再被要求遵守天主的法律，而是实践与父相似的爱（路 6:35）。

福音作者，在这段插曲的结尾写道：在加里肋亚的加纳耶稣“彰显了他的荣耀”。天主的荣耀，天主可见的荣耀，批准了第一个盟约（出 24:16），现在以对人无条件的爱体现在新约里。

耶稣带来的令人耸闻的消息不被人接受，“司席”责备新郎：“人人都先摆上好酒，当客人都喝够了，才摆上次等的；你却把好酒保留到现在”。

福音作者将“司席”的形象作为耶稣母亲的对立面来描述的。

虽然这个缺乏酒—爱情的酒席上，司席，负责执行宴会，他不仅没有意识到，而且还抗议葡萄酒的供应顺序。为了指示司席，福音作者选用了—个希腊词，这个词的词根与首领和司祭的词根相同，从而塑造了宴会上宗教领袖的形象，他们对于人民的需求就像是聋子一样充耳不闻。如上所述，因此，司席认为过去的是好东西，表示了他们的失望因为新酒比陈的要好，他拒绝了默西亚—新郎带来的好消息。

这个故事的结尾，福音作者写到“耶稣和他的母亲下到葛法翁”（若 2:12），强调了母亲的立场，玛利亚身上发生的深刻变化，她从耶稣的母亲转变为基督忠实的门徒。

而母亲和耶稣成为一体，但是对于他的兄弟和他的门徒却不是，他们陪伴着他。这个团体现在看来似乎与耶稣一起前进，事实上将会出现无法治愈的骨折：兄弟们公开表示对于耶稣的怀疑（若 7:5），大部分的门徒，虽然曾经相信他，却抛弃了他（“从此他们中很多人退去了，不再同他来往”，若 6:66）。母亲没有，她一直跟随他直到十字架下：“在耶稣的十字架旁站着他的母亲...”（若 19:25）。

玛利亚的时刻

危险的教导

就像是通缉最危险的罪犯，为了逮捕耶稣发动了警察与士兵的联合行动。彼拉多派遣了六百个士兵（一队）并有数百人的司祭长和法利赛人派来的差役（若 18:3）。

究其大规模动用武力的原因就是来自公义会的捕获命令，不仅仅要逮捕耶稣，也包括他所有的跟随者。而在那一时刻耶稣以他的交付拯救了他的门徒。

耶稣迎向逮捕他的士兵，问他们：“你们找谁？”（若 18:4）。他们回答说找纳匝肋人耶稣，耶稣回答说：“你们既然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若 18:8）。

说起他的使命，耶稣曾经说过：“派我来者的旨意就是：凡他交给我的，叫我来一个也不失掉”（若 6:39）。为了不失掉父交给的，耶稣欣然接受失去自己的性命，从而证实了真正的牧人，就是那个“为他的羊群舍掉自己的性命”（若 10:11）的人。

但是大司祭并不满意。

危险的不仅仅是耶稣，而且宗教当局还担忧他的教导。消灭师傅还不够，还要消灭那些有能力传播耶稣教义的门徒，破坏宗教根基的邪恶教导。

为了这个原因，大司祭感兴趣的不是耶稣，现在抓住他了，接下来把他杀死就行了，但问题是“有关他的门徒和教导”（若 18:19）还会继续。

耶稣拒绝了他们，没有告诉他们关于门徒们的任何消息，他们在此期间纷纷逃离，“因为害怕犹太人，都把自己关在房子里”（若 20:19）。

那个时候是极其危险的：谁要是承认自己是耶稣的门徒，那么很可能就是导致自己被灭亡。

西满伯多禄知道某些事情。

在最后的晚餐上，耶稣曾询问伯多禄你要为他舍掉自己的性命吗。（若 13:38）。

现在师傅被抓获，自负傲慢的伯多禄变得异常恐惧，并在一个看门的侍女面前否认自己是耶稣的门徒（若 18:17）。

十字架

但是耶稣并没有被所有的人抛弃。

也有一些人敢于违抗当局，跟随他们的师傅一直到十字架下。

若望是唯一一位没有提到耶稣邀请人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的福音作者，但也是唯一一位表述了在十字架下出现一些人的福音作者：就是那些跟随基督，直到他的十字架下的人：“同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还有另外两个人...”（若 19:18）。

之前母亲出现在加纳婚礼上，现在母亲出现在十字架下。

在加纳婚礼上，福音作者呈现了旧约的变化，从净化的水到新酒的存在，爱情的礼物。

在加尔各答，“名叫骷髅的地方”（若 19:17），完成这个爱情的盟约。

在加纳婚宴上耶稣曾对他的母亲说他的时候还没有到。

在加尔各答，盟约变化的时刻，在加纳婚宴的情节里提前实现了。而玛利亚忠实地临在，以前和现在“站在十字架下”（若 19:25），她是自愿的，而不是在事件的驱动下实现的。

对于她，一个女人走到这一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耶稣的家庭里她是唯一一个站在十字架旁的。耶稣的名声并不好，甚至在他的亲戚中也是这样的。福音作者明确地说“连他的兄弟也不相信他”（若 7:5），群众认为他是个疯子（“你附了魔”，若 7:20），领袖们又补充说他的附魔违背了天主，将耶稣等同于褻渎的撒玛利亚人（“我们说你是个撒玛利亚人，并附有魔鬼，岂不正对吗？”，若 8:48）。

似乎天主也在反对耶稣。

加里肋亚人，自称为天主子的，现在却悬在天主所诅咒的十字架上，成为被诅咒的标志“因为经上记载：凡被悬在十字架上的，是可咒骂的”（迦 3:13；申 21:23）。

在那些以天主的名义被判罪，被谴责的人中，玛利亚毫不犹豫地站在被判决者的旁边，招致与耶稣一样的谴责。

玛利亚在十字架下的临在不仅仅是对她家庭的挑战，而且还是对用恭敬“天主的名义”（若 16:2）而杀人的宗教当局的公开拒绝。

站在耶稣的十字架下，若望并没有讲一位为了孩子而痛苦的母亲，而是一位愿意与他的师傅遭受同样命运的勇敢门徒。

福音作者没有提到玛利亚的痛苦，而是想要表达她的勇敢。她是一位完美的门徒，有能力背负起要跟随着耶稣就要背负起他的十字架的条件：“谁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就不配是我的”（玛 10:38）。

出死入生

耶稣被定在了为罪犯们保留的十字架上，看见他的母亲和那个被认为是耶稣所爱的门徒围绕在她的身旁。这个爱不是来自耶稣优先的爱，这是每个门徒的正常条件，就像拉匝禄和他的姊妹，他们也是耶稣爱的对象：“耶稣素爱马尔大及她的姊妹和拉匝禄”（若 11:5）。

耶稣所爱的这个门徒在最后的晚餐里已经出现了（若 13:23），现在在十字架旁同玛利亚玛达肋娜成为耶稣复活（若 20:1-9）和觉察到耶稣复活的第一个见证人。

福音作者强调了耶稣转向母亲而不是转向他的母亲。

母亲不在只是耶稣的母亲，而是由忠实的以色列诞生的整个团体的母亲。如在加纳婚宴上一样耶稣转向这个女人（若 2:4），新娘。

一条引导线连接了加纳婚宴上出现的母亲和最后晚餐上出现的那位最爱的门徒，在十字架下两者都出现了。

“女人，看你的儿子”（若 19:28）。耶稣的邀请不是要求她接受做他所爱的这位门徒的母亲，而是要她在这个门徒身上认出儿子，就是耶稣自己（若 17:23）。

作为死亡场景出现的历史事件，神学将它变成了生命。生命没有死亡，而是继续。

在这里福音作者描述的不是死亡，而是出生，耶稣谈论他的死亡时使用了女人生产的比喻（若 16:21）。在加尔各答耶稣没有死亡，而是教会诞生了，“天主子...”的团体“不是由血气，也不是由肉欲，也不是由男欲，而是由天主生的”（若 1:12-13）。

然后耶稣又对他的门徒说：“看，这是你的母亲！”（若 19:27），邀请其承认在母亲内他的根源。

耶稣的新团体产生于古代（“救恩出自犹太人”，若 4:22）。不是破裂而是继续，不是竞争而是共融，不是拉开距离而是靠近。

门徒接受耶稣的母亲作为自己的一部分：“从那时起，那门徒把她接到自己家里”。福音作者想要使用这个希腊式的表达来表示亲密的关系，这在若望福音的一开始已经出现了耶稣的家庭和他的子民以消极的方式拒绝了耶稣，“他来到了自己的领域，自己的人却没有接受他”（若 1:11）。

以色列无法辨认出和接受基督的来临，但是耶稣的跟随者却可以接受他的母亲，那个以色列的形象他们师傅根源的形象。

玛利亚没有失去十字架上的儿子，而是在他所爱的门徒身上接受了众多的儿子，那些要世代称他为有福的（路 1:48）从而实现了基督的旨意“所有的人都要合二为一”（若 17:21）。

结语

最后的祝福

“他救了别人，却救不了自己；他既是以色列君王；如今从十字架上下来吧！我们就信他”（玛 27:42）。但是默西亚还是没有从十字架上下来。在那个被废黜的声名狼藉的十字架上只是一具没有生命的尸体（玛 15:45）。

在嘲笑和愚弄中耶稣死了，甚至还遭受同他一样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强盗的侮辱（玛 27:52；谷 15:32）。这个结束，证明了耶稣不是天主的默西亚，因为他不能死，就像法律所教导的：“我们从法律上知道：默西亚要存留到永远：你怎么能说：人子必须被举起呢？”（若 12:34）。

一切似乎都结束了。

跟随耶稣的群众，从他口唇里饮过的，留下的那个模糊记忆也在其他群众的叫喊中被淹没了，或许他们一样生气的叫喊着要他死亡：“钉他在十字架上！钉他在十字架上！”（路 23:22）。

大司祭和他的全体公议会满意了。人们追寻的默西亚最终被天主的诅咒羞辱（申 21:23），最终死在了来自那个称为父亲的天主的彻底遗弃里（玛 27:63）。

司祭长大声喊叫着“他信赖天主，天主如喜欢他，如今就该救他，因为他说过：我是天主子”（玛 27:43），人们无情地戏弄着这个骗子。

黑落德和彼拉多再次使用武力解决问题，这是他们承认权力的唯一方式，并用武力巩固了他们之间的友谊（路 23:12）。

耶稣，加里肋亚人，他最终成为了加里肋亚的另一位名人，犹大“当户口登记的日子，起来引诱百姓随从他；他丧亡了，跟从他的人也都四散了”（宗 5:37）。

“我要打击牧人，羊群就要四散”（玛 26:31；匝 13:7）。但是门徒们没有等到他们的师傅被杀死就已经抛弃了他，他的被捕就已经足够了：“于是门徒都撇下他逃跑了”（玛 26:56）。

门徒们叹息沮丧他们曾经相信的耶稣“我们原以为他就是要拯救以色列的”（路 24:21），相反，以色列解脱了他的救赎者。

不只是母亲

尽管默西亚失败了，但是还有一些固执的人仍然相信他，其中包括他的母亲。在新约中玛利亚最后一次出现是在耶路撒冷—犹太信徒团体中：“这些人同一些妇女及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他的兄弟，都同心合意地专务祈祷”（宗 1:14）。

他们人数很少只有一百多个人，“他们都是没有读过书的平常人”（宗 4:13），他们都是来自声名狼藉的加里肋亚，被天主遗忘之地（若 7:52），玛利亚就在他们中间。耶稣的母亲最终选择站在十字架旁，那个不光彩的默西亚死亡后，现在玛她仍然属于相信耶稣的小团体成员。

现在玛利亚仍然隶属相信基督的小团体面对各种反对，因为她已经有能力接受耶稣的话语。

她是将房子建立在磐石上的门徒，虽然现在被强风和洪水愤怒的打击，玛利亚也不屈服，她是一位能够将消息付诸实践的明智女人（玛 24-25）。

玛利亚明白她被称为是有福的，不是因为她怀孕了他，为他哺乳过，因为真正的有福是与他有比母亲更亲密、更深入的关系（“而是那听天主的话而遵行的人，更是有福的”，路 11:28）。

母亲知道接受儿子邀请她建立一个新关系的激励，一个不一样的母子关系（谷 3:34-35），撒在她身上的种子结了百倍的果实（玛 13:23），她由耶稣的母亲转变为耶稣忠实的门徒。

为此玛利亚，有依撒伯尔的祝福宣言“那信了由上主传于她的话必要完成的，是有福的”（路 1:45），现在成为了耶稣的一部分，在他真福八端的最后祝福，他宣布：“那些没有看见而相信的，才是有福的”（若 20:29）。

在基督信徒团体里，玛利亚没有等到，也不需要看到基督复活的标记才相信他（若 4:48），但是请相信，她与整个基督团体，已经成为所有的人都能看到的标记。

“天上出现了一个大征兆：
有一个女人，身披太阳，
脚踏月亮，头戴十二颗星
的荣冠”

（默 12:1）

缩略语

1. 圣经所写

Ab 哈巴谷

Abd 亚北弟亚

Ag 哈盖

Am 亚毛斯

Ap 默示录

At 宗徒大事录

Bar 巴路克

Col 哥罗森

1 2 格林多前后

1 2 编年纪上下

Ct 雅歌

Dn 达尼尔

Dt 申命记

Eb 希伯来书

Ef 厄弗所

Es 出谷记

Esd 厄斯德拉

Est 艾斯德尔

Ez 厄则克耳

Fil 斐理伯

Fm 费肋孟

Gal 迦拉达

Gb 约伯

Gc 雅各伯

Gd 犹大书

Gdc 民长纪

Gdt 友弟德

Gen 创世纪

Ger 耶利米亚
Gl 岳厄尔
Gn 约纳
Gs 若苏厄
Gv 若望福音
1 2 3 Gv 若望一、二、三书
Is 依撒意亚先知书
Lam 哀歌
Lc 路加福音
Lv 肋未记
1 2 Mac 玛加伯上下
Mc 马尔谷先知书
Mi 米盖亚先知书
Ml 玛拉基亚先知书
Mt 玛窦福音
Na 纳鸿先知书
Ne 厄斯德拉传下
Nm 户籍纪
Os 欧瑟亚先知书
Pr 箴言
1 2 Pt 伯多禄前后书
Qo 训道篇
1 2 Re 列王记上下
Rm 罗马书
Rt 卢德传
Sal 圣咏集
1 2 Sam 撒慕尔上下
Sap 智慧篇
Sof 索福尼亚先知书
Tb 多俾亚传
1 2 Tm 弟茂德前后书
1 2 Ts 得撒洛尼前后书

Tt 弟铎书

Zc 匝加利亚先知书

2. 犹太法典缩写

M=密西拿

Y=耶路撒冷犹太法典；

B=巴比伦犹太法典

空白处为省略号

玛利亚不是一只翅膀下寻求保护的抱窝鸡，而是经历了“他从高座上推下权势者，却举扬卑微贫困的人。他曾使饥饿者饱享美味，反而使那富有者空手而去”（路 **1,52-53**）的信仰旅程。这是福音反思中展现出来的玛利亚。这个女人的伟大不仅仅因为她是耶稣的母亲，而是因为她是一位忠实的信徒，她站在十字架下如此代表了她一直支持那些被压迫、被鄙视的穷人。



作者

ALBERTO MAGGI（中文名：唐安德），玛利亚忠仆会会士，曾就读（罗马）宗座神学院“玛利亚”及“额我略”神学系、圣耶路撒冷“法兰西高等考古学与文献学”。现任Montefano“G.Vannucci” (www.studibiblici.it) 圣经研究中心主任，并与“岩石”杂志合作，著作颇丰，他在圣经领域的科学研究通过文字、广播、讲座在意大利及国外受到了热烈欢迎。他由城堡出版社出版了《神父的事情》，《穷人之父》²。玛窦福音中的《我们的天父》（2007）；《异教徒的圣母》。《玛利亚与纳匝肋》，《耶稣与白冷城》。《马尔谷福音中的撒旦与魔鬼》（2000），《马尔大的葱》。《福音概述》（2007⁴），《石头的比喻》（2007），《如何阅读福音（而不失去信仰）》（2008⁶），《犹太人耶稣（母亲一边）》（2007²）。与其他作者合著了：《从碎瓦片开始》（2001），《爱的恐惧》（2002），《天主是否拒绝宗教？》（2005），《诚实人的转变》（2006），《爱情的回忆》（Paoline）等作品。